福寿人文
FU SHOU HUMANISM

FU SHOU HUMANISM AUTUMN

福寿人文 二〇一四年十月 总第十七期

福寿诗话：致福寿园二十周年

感知生命 绽放人生

胡适与诺贝尔文学奖
在时间的断面上追寻

萧红：一个漂泊的灵魂
让你的生命超越凡俗

2014 秋季刊
AUTUMN ISSUES

福寿人文 FU SHOU HUMANISM
AUTUMN ISSUES 2014
二〇一四年十月 总第十七期

爱——在这里

文 / 叶辛

叶辛
著名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这里
一年四季
安宁静谧

在人文纪念公园里
繁艳艳的鲜花亲近着你
绿茵茵的草地守护着你
年年都来的亲人们安慰着你
悉心备至的呵护温暖着你

在这里
盎然栖居的灵魂
让人感觉到诗意
永恒绽放的生命
读出人生的意义

哦，一个个群星璀璨的名字
唤起人们美好的记忆
他们虽然在这里安息
却让一代一代人永久铭记

是的，爱——在这里
永远、永远陪伴着你。

Contents

AUTUMN 2014

01 刊语 \ PREFACE

06 人物 \ FIGURE

10 专稿 \ FEATURE

福寿诗话：
致福寿园二十周年

22 特别策划 \ SPECIAL

感知生命 绽放人生

28 视线 \ SIGHT

感知真实人生 弘扬先烈精神

我会告诉女儿 很多很多人帮过咱们

新四军广场九周年庆典

36 焦点 \ FOCUS

诗人之死

虚无的大海是他最终的归宿

梦中的塞巴斯蒂安

46 记忆 \ MEMORY

胡适与诺贝尔文学奖

纪念我们的老战士、老朋友、老同志

目录

风俗 \ CUSTOMS 56

《论语》所见之丧葬礼俗

域外 \ OVERSEAS 60

十年探索挑战传统
国际殡葬互助相融

柏林城市的生死空间

风水 \ FENGSHUI 64

咖啡厅的风水知识

讲坛 \ FORUM 66

耶鲁大学公开课《死亡》第四章

笛卡尔的论证（二）

读书 \ READING 70

在时间的断面上追寻

影评 \ FILM 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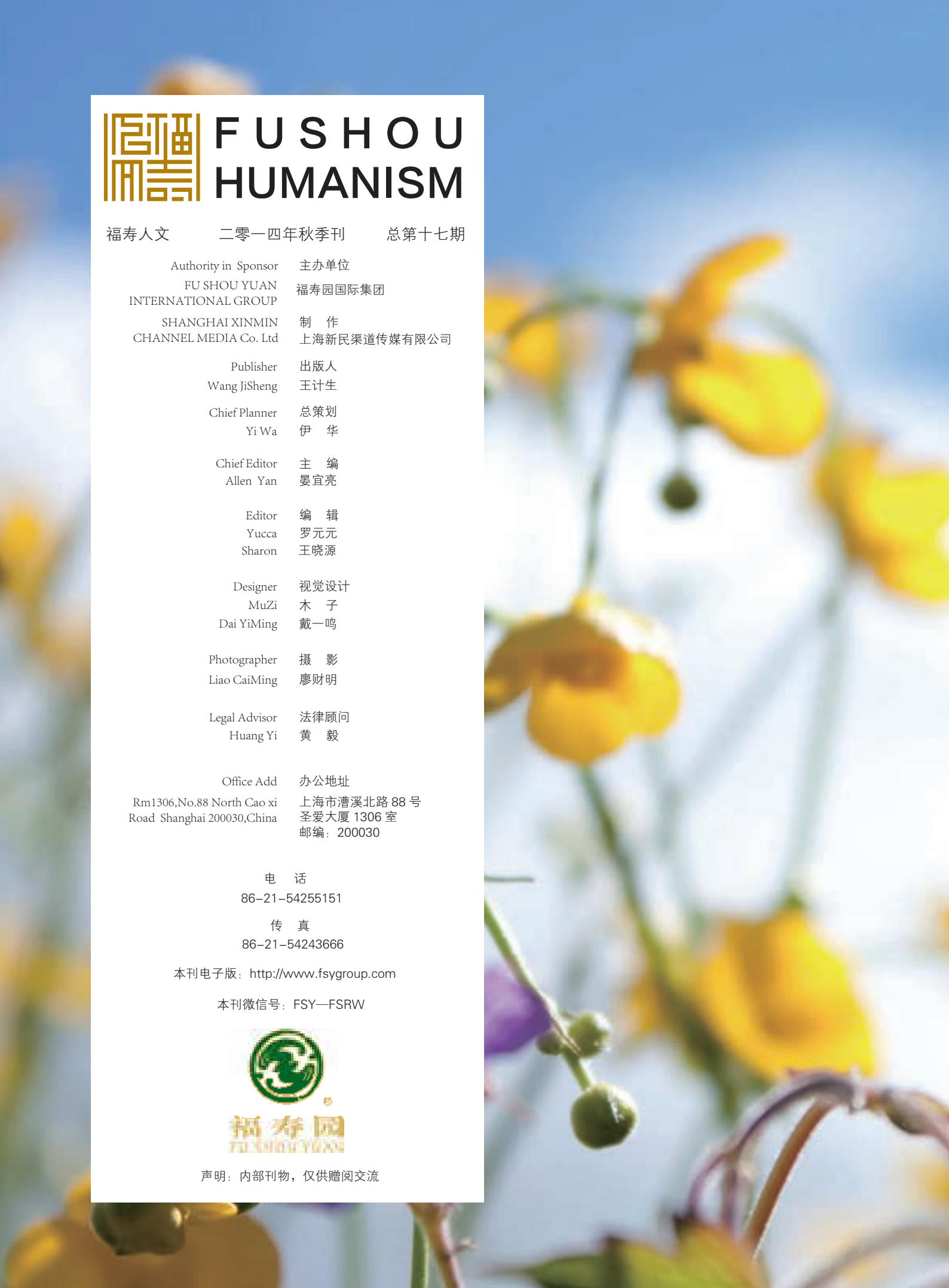
萧红：一个漂泊的灵魂

让你的生命超越凡俗

随笔 \ ESSAY 78

墓园与阳光

纪念，是一种唤醒



FUSHOU HUMANISM

福寿人文　　二零一四年秋季刊　　总第十七期

Authority in Sponsor　主办单位
FU SHOU YUAN INTERNATIONAL GROUP　福寿园国际集团

SHANGHAI XINMIN CHANNEL MEDIA Co. Ltd　制　作
上海新民渠道传媒有限公司

Publisher　出版人
Wang JiSheng　王计生

Chief Planner　总策划
Yi Wa　伊　华

Chief Editor　主　编
Allen Yan　晏宜亮

Editor　编　辑
Yucca　罗元元
Sharon　王晓源

Designer　视觉设计
MuZi　木　子
Dai YiMing　戴一鸣

Photographer　摄　影
Liao CaiMing　廖财明

Legal Advisor　法律顾问
Huang Yi　黄　毅

Office Add　办公地址
Rm1306,No.88 North Cao xi Road Shanghai 200030,China　上海市漕溪北路 88 号 圣爱大厦 1306 室 邮编：200030

电　话
86-21-54255151

传　真
86-21-54243666

本刊电子版：http://www.fsygroup.com

本刊微信号：FSY—FSRW

福寿园
FU SHOU YUAN

声明：内部刊物，仅供赠阅交流

汤一介
挖掘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文 / 赵敦华

著名学者汤一介近日去世，邀汤先生生前同事、北大哲学系前主任赵敦华撰文追忆两人交往。

听同事们说，汤先生不但学术观点敏锐，而且学术主张新颖，学术主意特别多，很多中青年人都跟不上，是一个做大事的人。

1988年我到北大哲学系时，汤先生不常来系里。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场合是1991年在校外举行的一场学术报告会上。汤先生说道，中国哲学中体用不分，什么样的体有什么样的用；现代却把体用分离开来，把一个体连接到和它性质不同的用上，无论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就好像是牛体马用或马体牛用。鲜明的观点，尖锐的批评，给我这个听众留下至今不褪色的记忆。

从那时候起，我注意读汤先生的书。听同事们说，汤先生不但学术观点敏锐，而且学术主张新颖，学术主意特别多，很多中青年人都跟不上，是一个做大事的人。汤先生上世纪80年代带领系里几个青年教师组织中国文化书院，书院导师是一代学术宗师的群体，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学员，在“文革”后百废待兴的时期首先兴起了文化热。90年代文化书院的活动以小型讲座为主，邀请世界各地著名学者来燕园讲授交流中国思想专题。书院不时为德高望重的导师祝寿，汤先生很注重“米寿”。记得文化书院还为季羡林先生组织的“米寿”特别隆重，书琴诗画的展现格外雅致。汤先生在祝寿会结束时总要说，我们要做好为老先生祝“茶寿”的准备。想不到汤先生自己在“米寿”前夕离开了我们，岂不令人唏嘘！

2001年之后，我和汤先生的接触多了起来，有时还陪同他的学生朋友到位于朗润园公寓二层的汤先生家中拜访，在狭小的书房，在四壁书柜边围坐在一起，乐黛云先生每次都以腰不好为由坐在矮凳上。汤先生夫妇的话题或是北大人文学科的学术规划，或是国内外学术新书，或是对学术热点问题的看法，或是对在座各位的勉励，总之离不开学术，像是开一次小型学术讨论会，总给我带来激动和振奋的时刻。我在那里第一次听到汤先生关于编纂儒藏的设想和研究儒学的规划，讨论了儒藏与四库全书的不同；多次经汤先生启发开窍，也是在那里，我得到了汤先生亲笔赠与的《郭象与魏晋玄学》、《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和英文版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等等精神财富。

汤先生的学问变中有不变，古今上下求索常变

常新，始终不变的是爱国情怀；中西跨界交叉多多益善，历久弥新的是中国思想体用一源。

汤先生得知患癌症之后，见到我们时依然那样从容祥和，思考起哲学问题仍然那样生机勃勃，我对他的音容笑貌、语重心长有一系列记忆。今年寒假，他得知我领衔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0 世纪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关系”获得批准，邀请杜维明先生、王博主任和我一起到他书房，谈如何研究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那天上午谈论两个多小时。汤先生新近创立的北大儒学研究院确定四个重点研究方向：儒学史、儒释道三教关系、中国经学史、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前三个方向是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重点，最后一个方向颇让一些人感到意外。杜维明先生也认为这个方向的研究很重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儒学今后发展的一个关键所在。我汇报了申报项目的基本想法。汤先生没有具体谈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的重要性，只是淡淡地谈了一件事：上世纪 90 年代胡启立和北大的老熟人回忆革命经历，他说，我们年轻时为什么革命，因为爱国，国民党太腐败，我们有救国热情。我第一次听汤先生谈政治，但一下子明白了汤先生为什么一直重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问题，一切尽在不言中。

去年 12 月 23 日汤先生在新书《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上说，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思考哲学问题，这个习惯一直没有改变。进入新世纪之后，我是从中西哲学比较中提出问题的，这是一个前提。我马上要迈进 87 岁了，一生中最有创造力、思想最活跃的时间过去了，被浪费掉了，我希望这样的问题不要再发生了，让大家自由思想，让大家自由讨论，让大家自由发挥潜力，让大家能够有广阔的眼光来关注中国、关注世界，我们的将来才真正有希望。会上大家很激动，老朋友们谈论很多，没有时间发言了，我给汤先生递了个纸条，大意是：汤先生的学问变中有不变，古今上下求索常变常新，始终不变的是爱国情怀；中西跨界交叉多多益善，历久弥新的是中国思想体用一源。

6 月 19 日《汤一介文集》召开发表会，汤先生讲了近一个小时。大家知道他已病入沉疴，他却欲罢不能，一字一句地说出了一生追求的理想，他不是回顾总结个人的思想，而是朝向未来。他说，我爱我的祖国，我爱中国文化，不光只承认中国哲学特有的价值，也承认不同民族都有的价值，重新燃起对未来的火焰，挖掘不同文

化的价值意义。这是汤先生的精神遗嘱。听探望他的弟子回来说，这次讲话伤了他的元气，好几天才恢复过来。汤先生用尽气力说出的精神遗嘱，我们要铭刻在心。

汤先生对思想自由、讨论自由的追求和冯友兰先生的批判性反思是一脉相承的。

由于儒藏办公室事先打来电话说汤先生希望你发言。我在会上谈了读第一卷的一点感想：这一卷验证了汤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思考哲学问题”，我从中体会到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力度。汤先生 50 年代写的一篇文章，讨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统治阶级的“积极成员”与“消极成员”和中国古代的“道统”与“治统”是否同一个问题。汤先生那时的解释现在并没有过时，两者有不同的语境，不能相提并论。冯友兰先生在《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七册中用儒家传统中“君”与“师”关系重新思考了这个问题。原儒有“民贵君轻”、“从道不从君”的传统，明代儒学发展出“道统”与“治统”两立的思想，王夫之说得明白：“天子之统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康熙在兴文字狱时宣称：“道统于斯，治统于斯”，用“君师合一”的高度统一碾碎了中国启蒙思想的萌芽。汤先生对思想自由、讨论自由的追求和冯先生的批判性反思是一脉相承的。

由于发言时间限制，有些话没有展开讲，现在续完。冯先生和汤先生的讨论触及中西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的一个方法论问题。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儒家对帝王思想专制的抵制是在不同语境、用不同的术语表达，不能做简单类比，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公式来套用中国思想传统。但从哲学思考的彻底性来说，两者的批判有用思想启蒙驱散蒙昧专制的共同旨趣，是我们今天关注中国和世界的思想资源。受到这一思路的启发，我在从事 20 世纪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课题研究中，初步梳理出从明末清初思想家到现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中国式启蒙四百年生生不息的发展线索。

“道统”与“治统”的关系同样适用于思想界。一般所说的学问家是擅长于治学问者，而思想家则是维系和发扬思想传统的领袖人物。我之所以把汤先生称作中国哲学界的思想领袖，是想表达出这样的心意：汤先生离开了我们！我们沿着汤先生领导的学术事业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的生活！！汤先生的精神不朽！！！

小草，没有百花的艳丽，但一样感受阳光雨露，吐露碧绿芬芳。

福寿园是生命的归宿，有太多太多的生命在这里拉下帷幕。但是正因如此，方能『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当生命回归自然，那『与花草共忧乐』的无我之境，那『蓦然回首，灯火阑珊』的言外之味，才是生命最美丽的结局，最绚烂的光芒。

福寿诗话

致福寿园二十周年

文丨晏宜亮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一语道尽词之妙境，『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而本期专稿《福寿诗话》与其说是描绘福寿园，不如说是在用诗的语言赞颂生命。因为只有生命，才会有诗一般的曼妙境界。

生命如诗，无论波澜壮阔，平凡自然，总有一番诗的韵味。即使是最普通的生命，降生、存在、成长、消亡，也一样有着诗的真味。便如一棵

三泖·九峰

福寿园，地处上海青浦。掠十景之专美，居九峰之扇轴。

——陈瑶光 《福寿园赋》

烟波浩渺，一叶三泖
重峦叠嶂，九峰之上
天地孕育了这样一幅山水长卷
灵秀甲天下
云间第一境

九峰地形
是长三角最古老的地质标志
三泖平原
孕育了长江流域的崧泽文化
这里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家园之一

曾几何时
商贾行旅云集于此
成就了泖河边上的繁华
文人墨客荟萃于此
体悟着茂林修竹的意蕴

六千多年来
我们的祖先在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来到这里
就好像找到了生命的归宿
我们回家了！

水墨·丹青

谁把蓝揉翡翠，天将蜡做梅花。晚来秋水映残霞，水墨新描图画。

——宋 · 周紫芝《西江月》

我们想着
有一天
能从一幅画走进另一幅画
在福寿园中漫步
就是这样的感觉

该是水墨画
只有青花笔洗，墨色如烟
才能衍化成这样的意境
柔美，静谧

自在，写意

草木芳华，像她的身姿
飞瀑流泉，是飘舞的衣裙
而她的美
不仅在身姿，在衣裙
更在于洗尽铅华的阅历和人生

那如茵的草地上，有先人走过的痕迹
那葱郁的绿树下，是生命留下的铭牌

这是一座人生后花园
美，是对逝者的情怀
美，是对生命的致敬

纯净的蓝天
清脆的鸟啼
满眼的青绿
让生与死共享这片宁静
让我们的步子，慢下来，再慢一点

敬贤·崇文

仙人羽化，尚恋衣巾；烈士魂归，当依弓箭。眠辛劳之骨，时来堕泪之孺；冢先驱之灵，常飞衔土之燕。扇轴。

——陈瑶光《福寿园赋》

都说，一百年看上海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
上海留下了怎样的浓墨重彩
风云际会间
一时多少名人先贤

当人生谢幕，渐行渐远
福寿园，成为最后的归宿
但他们，依然留在城市记忆中
时代的挂历
并不因他们的离去而单薄

大师远去
留下让后辈仰止的背影
大师远行
留下让后辈追随的足迹
生命，丰厚依然

没有原野的广阔
一样有小草的翠绿
即使是最平凡的人
也有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生命，饱满依然

一座城市，一座陵园
前代先哲 ，后世之人
凭栏东望
我们看到了壮美的城市轮廓
我们仿佛听到了历史的回声

积善·成德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荀子 · 劝学》

1995 年冬至
当福寿园郑重向社会承诺
为全市 4000 名孤老免费提供身后骨
灰永久安放服务
人们这才发现
墓园也有公益，逝者也需要慈善

二十年，十余个公益项目
身处边缘化的殡葬业
福寿园，用最深沉的爱
奉献自己，融入社会
改变行业，改变传统

一亿一千五百三十一万元公益投入
没有一元钱 是盲目的捐款
没有一元钱 是刻意的做秀
我们只是尽自己所能
去帮助身边的人

全国首座遗体捐献者纪念碑
全国首个丧子家庭哀伤服务机构
全国首家人文纪念博物馆……
所有的第一都不是天马行空的创意
只是因为当初最真诚的愿望

我们相信
能够帮助别人的不仅是钱
更是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爱
而这种爱
将温暖人们一生一世

位于上海福寿园的救国会七君子大型雕塑

景语·情语

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王国维《人间词话》

青砖黛瓦，雕花门楣
金桂园，让古老的石库门不再斑驳
雾霭蒙蒙的清晨
走过深巷里弄，两旁清水砖墙
怀旧的情结，沧桑流转

陌上清莲，他方彼岸
清莲园，取意莲之“出淤泥而不染”
闲云朵朵的午后
登上层层岩板，脚下流水潺潺

隐世的情怀，高洁傲岸

生命无疆，玫瑰有爱
玫瑰园，散发出玫瑰的格调和风华
晚霞灿灿的黄昏
漫步玫瑰花溪，满目鲜花烂漫
生命的情愫，瑰丽多姿

一处风景，一缕诗情
一方园区，一脉文化

美景，不只为悦人耳目
文化，并不想附庸风雅
我们只希望——

某个刹那，某处角落
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
能够触及你心中最柔软的记忆
惟愿你 ，会心一笑
“没错，这就是福寿园！”
·

墓地·慕地

墓，慕也，孝子思慕之处也。

——东汉 · 刘熙《释名》

人生于世
好比粲然而过的火花
火光过后 归于静寂
一方茔地
就是火光所留下来的痕迹

墓地—慕地
承载着中国人的传统情感
清明时节，举家缅怀
寄托着对逝者的追思和怀念
更是维系血脉亲情的民族信仰

千百年来
“墓”“坟”“茔”“冢”
“丘”“垅”“陵”“寝”
无数的演进和变化
让墓地的形态千姿百态

芳草萋萋，何处为茔
何种产品
更文明、更环保、更有意义
何种方式
能够留下生命的温度和记忆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未来的产品可能就是
一朵花、一幅画、一件艺术品
但借助网络空间的无限可能
它可能记录了生命的所有回忆
与情感

感知生命，绽放人生

文 / 海珂

守望不可让渡的生命尊严，赞颂永恒不灭的生命力量，激励生者从过往的生命记忆中汲取温暖和力量，成就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这是福寿园自 1994 年创建以来一直坚守的生命情怀。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生命传承的责任，绘就了福寿园品牌文化的底色。2013 年 12 月 19 日，中国殡葬业旗舰福寿园国际集团扬帆出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国内殡葬第一股。

二十年来，福寿园国际集团的文化建园、艺术建园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二十年来，福寿园国际集团筚路蓝缕，化蛹成蝶，破旧立新，一路升腾；二十年来，福寿园国际集团创新机制，成功转型，引领示范，再创辉煌。可以说，福寿园的二十年是划时代的二十年，它为殡葬国际化舞台再添活力，它开创了传统殡葬的现代表达，它把古老的行业带入了资本市场，她正影响和改变着中国人对死亡的固有观念。

2014 年 10 月，适逢福寿园国际集团创建 20 周年，希望通过系列活动，突出四个关键词——人文、艺术、环保、科技，指向一个主题“感知生命，绽放人生”。旨在表达福寿园不管是做传统观念的颠覆，还是做文化的创新，都是在还原对生命的尊重，但这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更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让活着的人有所启发，哲学里常讲“向死而生”，就要激励生者直面生死，成就美丽人生。

福寿园国际集团主办“后危机时代传统产业的转型与发展”论坛

——生后服务业成经济学讨论热点，中玻“友好公墓”现场签约

守护传承、创新变革，是时代前行的主题。当国际殡葬协会登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舞台，当生命服务行业驶入资本市场的海洋，这些划时代的事件必将触动中国殡葬行业引领创新、转型升级，承担起一个古老行业破旧立新的使命。

10月28日，“破旧立新，引领创变—后危机时代传统产业的转型与发展”高峰论坛在上海浦东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内地殡葬业首家在香港上市的公司——福寿园国际集团主办，论坛聚焦身后服务业，结合与当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议题，打造了行业领域的一次高端对话和交流平台，并由此达成未来发展的共识。适逢福寿园国际集团二十周年之际，上海福寿园与玻利维亚Parque de las Memorias公墓还在论坛现场签约成为“友好公墓”，以此凸显“世界因生命而融合”的价值理念。

“破旧立新，引领创变——后危机时代传统产业的转型与发展”高峰论坛现场

中国殡葬协会副会长、福寿园国际集团总经理王计生作主旨发言《挑战与机遇》

中国殡葬协会常务副会长张洪昌致开幕辞

经济课题：殡葬行业与资本市场的碰撞

殡葬市场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是提升殡葬服务水平的必然选择。殡葬行业的良性发展也越来越受到资本市场的关注，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行业巨头 SCI 公司早在 1969 年就登陆资本市场，其商业模式堪称行业楷模。在殡葬市场化改革推进中的中国，国内最大殡葬服务提供商福寿园国际集团于 2013 年底赴港上市，标志着传统的中国殡葬行业首次进入资本领域和公众视野。

花旗银行中国研究部主管沈明高表示，中国的殡葬服务业是世界上最大，也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殡葬行业之一。随着福寿园 IPO 的大获成功，资本市场逐渐接受并看好中国殡葬服务业。投资者逐渐了解中国殡葬业的业务和盈利模式，改变了对殡葬服务业牟取暴利的传统认知，并认可中国殡葬企业的投资故事。

花旗银行中国研究部主管沈明高作主旨发言

中国殡葬协会副会长、福寿园国际集团总经理王计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以市场为导向和手段，对殡葬业的服务提供、商品的供应与生产、策划活动等无不都会产生影响。这是市场化对我们的要求，也将与过去单一所有制的殡葬形态发生冲撞。福寿园在香港上市，是希望能够遵循资本的规律和商业的规则，促进这个行业的标准制定和经济模式的转型。同时也期望改变人们对殡葬行业的偏见，唤醒人们对生命尊严的认识。

此外，美国北极星纪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 David W Montgomery、花旗银行大中华区主席朱勇、美国谢尔曼斯特灵律师事务所大中华区负责人罗德源、上海华诚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钱军亮、福寿园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主席白晓江等国内外嘉宾也参与“殡葬行业与资本市场的碰撞”主题研讨，探索传统行业登陆资本市场的意义、殡葬服务业在经济社会中的定位及未来发展方向、殡葬企业资本市场投资价值判断以及国内外行业法规对比等课题。

圆桌论坛：殡葬行业与资本市场的碰撞（发言者为美国北极星纪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 David W Montgomery）

文化属性：国际殡葬协会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缔约性NGO机构

国际殡葬协会第一副主席、南美殡葬联合会主席Teresa应邀参加本次论坛，据Teresa女士介绍，今年6月3日在法国巴黎召开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第五次大会，国际殡葬协会通过会议审议，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缔约性NGO机构，享有缔约国待遇。

国际殡葬协会第一副主席、南美殡葬联合会主席Teresa致辞

中国殡葬协会常务副会长张洪昌表示："这是国际殡葬行业的划时代的成果，必将促进殡葬行业文化属性的真正回归！"国际殡葬协会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缔约性NGO机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正是由于殡葬承载了历史，传递了精神，凝结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殡葬之于现代社会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对遗体的处理，而是要通过情感与人性的表达，唤醒对过往人、过往历史的了解与尊重，激活现代人在传统文化中的认同感。

据悉，国际殡葬协会于1970年成立，总部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目前共有近600个会员代表，分布在亚、非、欧、美、大洋洲五大洲的7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殡葬协会以及本次论坛主办方福寿园国际集团都是其会员单位。近年来国际殡葬协会的国际地位日益增强，已与WTO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此外，亚澳公墓火化协会（ACCA）主席Peter O'Meara、蒙古国殡葬协会主席IDERMAA Garavsuren、韩国殡仪协会会长PARK KWI JONG、日本镰仓新书株式会社代表取缔役社长清水祐孝、中华殡葬礼仪协会副理事长吴丽芬、中国殡葬协会专家委员会秘书长伊华等国内外嘉宾也参与讨论，就行业的国际认可及公众接受度、"公墓成景点"的形象变革、殡葬的文化传承及人本价值等方面进行广泛探讨。

圆桌论坛：公众话语体系下的生命服务行业（发言者为中国殡葬协会专家委员会秘书长、福寿园国际集团副总经理伊华）

国际融合：上海福寿园与玻利维亚公墓签约成为"友好公墓"

论坛现场，上海福寿园作为中国公墓的杰出代表与南美最顶尖的玻利维亚Parque de las Memorias公墓签约成为"友好公墓"。双方就互访学习、人才交流、文化沟通、业务合作等方面达成一致，并将致力于促进中国与南美殡葬业更广泛、更深入的融合发展。

据悉，早在Teresa任国际殡葬协会第二副主席之时，就一直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殡葬企业的友好合作关系，并得到了福寿园国际集团总经理王计生的积极响应。为此，上海福寿园与位于玻利维亚科恰班巴的Parque de las Memorias公墓就建立友好公墓一事进行了磋商，并定于本次论坛期间举行签约仪式。

上海福寿园系福寿园国际集团母体公司，是目前全国公墓业首屈一指的品牌企业，建成了中国首座人文纪念公园。2008年，上海福寿园以人文艺术理念、以公园为主体的环境建设和现代企业经营模式，被世界殡葬协会列入世界十大公墓，并冠以"东方最美的墓园"之名。而Parque de las Memorias被誉为玻利维亚第一私营花园公墓，因对社区的贡献而荣获当地政府颁发的最高荣誉——"杰出机构"的称号，并因其基础设施和建筑风格而荣获该市颁发的多项大奖。

上海福寿园与玻利维亚Parquet De Les Memories签约成为"友好公墓"（左起：国际殡葬协会第一副主席Teresa、中国殡葬协会常务副会长张洪昌、福寿园国际集团总经理王计生）

此次中玻友好公墓的签约，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全球发展一体化的今天，中国殡葬业不能再固守现状，而应和国际同行一起思考殡葬业的发展方向，在科技、环保、人文等方面不断寻求突破，让殡葬业在未来有不一样的呈现，体现更多的价值。

玻利维亚Parque de las Memorias公墓

城市纪念公园雕塑艺术展在上海福寿园开幕

城市纪念公园雕塑艺术展开幕

10月28日下午，“感知生命，绽放人生——城市纪念公园雕塑艺术展”开幕式在上海福寿园举行。本次展览由南京大学雕塑艺术研究所主办，通过艺术的语言来表达我们对生命的态度，通过生命艺术的形式来激发每一位参与者静思美丽人生。

适逢福寿园国际集团二十周年，国际殡葬协会、南美殡葬联合会、亚澳公墓火化协会、蒙古国殡葬协会、韩国殡仪协会、中国殡葬协会以及美国北极星纪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日本镰仓新书株式会社等各关友好合作单位及团体，在开幕式上向福寿园国际集团赠送礼品，表达庆贺与祝福。

本次参展作品是南京大学雕塑艺术研究所围绕陵园文化、海派文化、沪上名人而专门创作的肖像作品，也有广泛征集而来的作者获奖作品或代表作品。作品包括了荣获“首届中央电视台雕塑大赛”三等奖的《母爱—怀抱》，荣获“第四届长春世界雕塑大会写意雕塑大展”优秀奖的《张旭三杯草圣传》，荣获“第十届中国艺术节”优秀作品的《五牛图》等等。艺术风貌多样，设计创思独特，个性语言强烈，展现了作者对生命的讴歌，对永恒的向往，以及对人类精神家园的探寻和追求。

在展出雕塑中，《琴声》由著名女雕塑家张得蒂在 1983 年创作，雕塑创意很简单，一个胖胖的可爱的小姑娘，在认真地弹琵琶。许许多多的人都被这件作品感动，《琴声》在当时被许多报纸杂志转载了 40 余次。为了表达对福寿园二十年来生命关怀事业的敬意，张得蒂此次将《琴声》雕塑捐赠给福寿园。此外，《琴声》还将作为主题雕塑，立于福寿园的儿童墓园（童稚园新园区）中。

国际殡葬协会第一副主席、南美殡葬联合会主席 Teresa（左）向福寿园国际集团总经理王计生赠送礼品

亚澳公墓火化协会（ACCA）主席 Peter O’Meara 庆贺福寿园国际集团二十周年

蒙古国殡葬协会主席 IDERMAA Garavsuren 赠送马头琴，并请来艺术家现场演奏

中国殡葬协会常务副会长张洪昌代表中国殡葬协会对福寿园国际集团表示祝贺

艺术风貌多样的雕塑展现场

人体雕塑与实体雕塑相得益彰

福寿园国际集团副总经理葛千松（左）和南京大学美术研究原书记尚莲霞为位于上海福寿园的南京大学雕塑艺术研究所创作实践基地揭牌

著名女雕塑家张得蒂（左）和福寿园国际集团副总经理伊华在《琴声》雕塑捐赠仪式现场。

上海福寿园新四军广场

感知真实人生 弘扬先烈精神

福寿园国际集团首推“烈士纪念月”，在各地开展烈士纪念活动

本刊综合报道

今年 8 月 31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以法律形式将 9 月 30 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并规定每年 9 月 30 日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在国庆日前一天设立“烈士纪念日”，是以国家的名义向烈士致敬。

在首个全国“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福寿园国际集团将每年的 9 月 30 日至 10 月 31 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月”，并在上海、合肥、重庆、济南、郑州、锦州等多个烈士纪念设施和先贤纪念园联合发起“感知真实人生，弘扬先烈精神”主题活动。

位于上海福寿园的救国会七君子大型雕塑

据统计，我国国内现有烈士墓98.9万余座，烈士纪念堂馆、碑亭、塔祠、雕像、骨灰堂等纪念设施2.9万余处，其中，福寿园国际集团在上海的新四军广场、人文纪念馆、合肥大蜀山文化陵园、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等纪念场所长眠着众多为民族独立解放、为新中国繁荣富强而牺牲的英烈，是各地著名的红色教育基地。

上海福寿园：免费开辟纪念烈士红色游

今年9月30日是首个烈士纪念日。不妨做几道测试题，你认识多少烈士。近的有汪洋、肖玉泉、严德海等，远的有周恩来手下的赫赫有名的干将“三陈”之一的陈寿昌、电影《色·戒》女主人公的原型郑苹如、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等。

如果你觉得烈士距离你的生活太远，没关系，赶紧来报名福寿园的红色旅游路线，预约乘坐免费大巴，近距离缅怀那些先烈，听导游讲讲他们的故事。10月15日起至10月31日，福寿园每天在上海市区定点安排免费参观班车，报名热线：021—63858587，报名时期：即日起至10月7日。根据报名情况，将安排报名者在市区定点上车。

“从国民情感到国家责任，我们追寻的是一个个烈士，也是触摸国家的沧桑历史；通过纪念烈士，国民牢牢凝聚一起，民族更具凝聚力。铭记烈士是每一代人不能忘却的历史责任。献上一支鲜花，感知先烈精神，让英灵永远受到后来者的缅怀和敬仰！”福寿园国际集团副总经理、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馆副馆长伊华说。

福寿园海港陵园：举办书院烈士纪念碑奠基仪式

上海南汇富有爱国主义和革命斗

小记者们与新四军研究会的老兵合影

争的光荣传统，涌现出了一大批革命先辈和仁人志士。9 月 30 日上午，书院烈士纪念碑奠基仪式在福寿园海港陵园隆重举行，书院镇政府领导、烈士家属代表、书院小学学生等近 100 余人参加了仪式。

本次奠基的烈士纪念碑是为了纪念从书院镇走出去，为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 56 位烈士。在他们当中，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各个革命时期的英雄人物。他们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民而奋斗不息的精神，将永远照耀着历史、当下和未来。

纪念碑将为书院镇留下一座永恒的革命丰碑，为上海又增添一处红色旅游及教育基地。未来福寿园海港陵园还将收集和发掘烈士们最朴实、最生动、最感人的故事，展陈藏品，著书立传，让他们的生命之花永远灿烂，让他们的精神品格薪火相传，不断激励和影响世代后人。

合肥大蜀山文化陵园：小记者“一起听老兵讲过去的故事”

瞻仰烈士纪念碑、为革命烈士敬献鲜花、一起听革命老兵讲过去的故事……9 月 27 日上午，由《市场星报》联手合肥大蜀山烈士陵园、大蜀山文化陵园、合肥新四军研究会共同举办了“一起听老兵讲过去的故事”的爱国主题活动。

星报小记者们来到大蜀山文化陵园内的大蜀山革命公墓纪念碑前，向纪念碑行注目礼、向革命烈士三鞠躬、向革命烈士们敬献花篮。最后，

人民网“烈士追思厅”

星报小记者们向革命烈士敬献手中的鲜花。整个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但是小记者们表现出了较佳的状态，不少小记者感慨地说：“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啊！”

亲历日本人大扫荡，用刺刀刺破小伙伴肚皮的恶劣行径；亲身遭遇日本人威逼利诱，险些丧命的惊险回忆……此次爱国主题活动的重头戏是“一起听老兵讲过去的故事”，来自合肥新四军研究会的两名战士曹广、姜锡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星报小记者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山东福寿园：与人民网联合推出网上“烈士追思厅”

饮水思源，当思不易。我们在享受今天的幸福生活之时，不忘缅怀先烈，铭记光荣历史，是我们心灵永远的纪念。9月30日，人民网（山东频道）头条刊出与山东福寿园老战士纪念广场合作的“烈士追思厅”栏目，纪念陈全祯、彭显伦、张国峰、张仁初等烈士。

锦州帽山公墓：各界人士参与烈士公祭

青山昂首，英魂永驻。为了弘扬烈士精神、缅怀烈士功绩，9月30日上午，福寿园国际集团锦州公司在帽山公墓功臣园内举行烈士公祭活动。社会各界人士百余人闻讯自发前来为英烈敬献鲜花和花篮，并在“英魂永铸”纪念碑前与帽山公墓员工一起唱响雄壮的国歌。

新四军广场九周年庆典

新四军烈士名录（部分）首发

文 / 晏宜亮

新四军成立 77 周年暨新四军广场九周年庆典现场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伴随着福寿园新四军广场上空回荡的 234 位新四军烈士（部分）名录的诵读之声，对烈士的纪念不仅仅是仰望一座精神群像，更是表达着对每一个生命最真诚的敬意。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刘苏闽将军宣读祭文

10 月 12 日，由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及上海福寿园共同举办的“新四军成立 77 周年暨新四军广场九周年庆典”在福寿园新四军广场隆重举行。来自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老同志、老战士以及武警官兵、上海天马山学校、上海政法学院的学生等各界人士共 700 余人共同参加了庆典仪式。

烈士名录：“有名有姓”才是永垂不朽

新四军广场作为上海市“红色旅游基地”，自 2005 年 10 月建成以来就吸引了众多市民自发地前来瞻仰、缅怀革命先辈。时至今日，新四军广场每年的参观、游览人数超到 40 万，在全市红色旅游景点中排名第一；很多社会团体、学校都会组织到这里举行入党、入团宣誓仪式，让革命英雄见证他们的誓言；每年的 10 月份成为了上海市社会各界的红色十月……

2014 年适逢新四军成立 77 周年以及新四军广场落成九周年，又是国家首次设立烈士纪念日的第一年，为此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公布了新四军烈士名录（部分）并在庆典仪式上现场诵读。考证名姓，逐一载录，让纪念英烈不只是一种抽象的表达，更能够具体到人和事。正如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刘苏闽将军所说，新四军烈士名录对具体身份、名姓、事迹的考证和记录，这种细节处理解释了谁是烈士，我们纪念谁，为什么要纪念他们。这是对历史的一次梳理，更体现出“人”在国家的记忆中，到底处在怎样的序列。

据悉，为了民族解放和祖国独立，新四军指战员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仅抗日战争时期就有八万余人牺牲。本次新四军烈士名录收录了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 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名录中新四军的英烈、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团以上职务及与此相当的部分烈士名录，到 1945 年 9 月止，共 234 位。（资料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新四军》，解放军出版社；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 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名录中新四军的英烈）

生命故事：“有血有肉”才是纪念本质

庆典仪式上，新四军第四师侦察科长罗会康之子罗承廉现场向大家讲述父亲“装什么就像什么”的故事。作为一名出色的侦察兵，罗会康时而化装成商人，时而化装成农民，时而乔扮为敌军，总能深入虎穴，获得大量珍贵情报。平日里，他与侦察员们一起学文化，练擒拿术，总结化装经验，学习各地方言，带出了豫皖苏边区一支优秀的侦察队伍。

张震将军在回忆罗会康时说：“他化装什么人就像什么人……他带领的侦察队有时穿便衣化装成商人深入徐州、宿县、蚌埠等敌伪据点侦察并取得第一手材料。在战斗前总是他率领侦察队或骑兵连预先详细了解情况，为建立根据地、歼灭敌伪军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在罗承廉对父亲故事的讲述中，一个敦厚稳重而知识渊博的革命者形象让现场所有人为之敬佩。此外，罗承廉还向大家介绍了自己名字的来历，父亲 1944 年牺牲时年仅 31 岁，时任四师司令部参谋的母亲许璞把不满周岁的儿子改名为“承廉”，意在继承父亲的理想。

据悉，类似罗会康烈士这样的生命故事，福寿园人文纪念馆已经收集超过 600 位，并集结成册，出版了五期《生命的故事》系列丛书。人文纪念馆副馆长伊华表示，福寿园所倡导的人文纪念，并非纪念代号、字母或数字，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他们曾经像你我他一样存在过、生活过，享受过爱和亲情，体验过生命的美好。通过感知这些具体的生命，我们能够深刻体会其内在的精神，并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让人生绽放出更多的色彩。

我会告诉女儿 很多很多人帮过咱们

李刚安葬仪式在河南福寿园举行 上百位爱心人士共同追思“一碗面”的温情

文 / 赵丹 本文原载《东方今报》

9 月 27 日上午，绵绵秋雨中，郑州“一碗面温暖一座城”主人公李刚落葬河南福寿园。疾病面前，李刚选择有尊严地面对；生命尽头，李刚捐献眼角膜把爱留在人间。李刚妻子井小敏说会和女儿好好生活，待她长大后，告诉她，有很多人帮过咱们。

现场：众人安静送别老李

丹桂飘香，翠柏环绕。河南福寿园一处宁静的墓地，李刚在此长眠。

27 日上午，李刚安葬仪式在河南福寿园草坪广场举行。现场，不仅有李刚的亲属，还有见证“一碗面温暖一座城”故事的诸多爱心人士。

“李刚兄弟好走”、“兄弟安息”……众人纷纷在签名墙上写下祝福语。省人民医院眼科研究所工作人员杜晓峰留下祝福语后，告诉今报记者，接受李刚捐赠眼角膜的两名患者，现均已出院，“恢复了光明”。

上午 9 点左右，现场播放了一段段视频，让众人再次忆起郑州“一碗面温暖一座城”的始末。仪式现场，通过杯烛相送等环节，众人安静追思。

随后，众人手持秋菊前往墓区。

李刚 70 多岁的老母亲，妻子井小敏等亲人，静静凝视眼前新落成的墓碑：墓碑上方，是一幅李刚笑着吃面的剪影，墓碑底部则镌刻着“一碗面温暖一座城”几个字。井小敏抱起女儿嘟嘟，用毛巾仔细擦拭墓碑，一遍又一遍……

“以后想他了就来这里看看。”李刚的老母亲说，“谢谢你们让孩子（李刚）走得很体面。”

悼念：得到爱 回报爱

对于李刚的离去，每一位陪伴他一路走来的参与者、见证者都有不舍。

东方今报全媒体中心总监刘克军致辞时说，李刚当初发布的求助帖子，体现了一位父亲、一个丈夫、一个男人自尊、自强、自立的精神，他这种精神触动了无数人，也打动了包括东方今报在内的诸多媒体，陪李刚走过 500 多天。

刘克军说，李刚在将走向生命尽头时选择捐献眼角膜，这份情怀令人尊重，得到爱、回报爱，爱在流动。他希望，面馆能成为郑州的爱心基地，“当有人遇到难处了，能在面馆汲取正能量。”

河南福寿园区域总经理金磊屹表示，李刚是一个普通的人，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但是围绕他引发的“全城吃面”、“一碗面温暖一座城”体现了郑州这座城市的大爱精神，值得立碑纪念，“希望李刚的墓碑能成为郑州人民感受正能量的场所。”

近况：女儿嘟嘟免费上幼儿园

李刚走了，妻子井小敏和女儿嘟嘟还好吗？

井小敏透露，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女儿嘟嘟现在郑州一家幼儿园免费就读，每天早上把她送到幼儿园，晚上接回家中，园里的老师们对嘟嘟都很照顾。女儿上学有了着落，井小敏得以腾出手去经营面馆，日子过得很充实。

“请大家放心，我会带着女儿好好生活。”井小敏说，自李刚患病以来，大家一直在想方设法地帮助他们一家。今后，她会带着女儿坚强地走下去，经营好面馆，照顾好女儿。“李刚生前很多心愿没有完成的，我和女儿会一起帮他完成。”

井小敏说女儿嘟嘟年纪还小，甚至还认识不到父亲离世意味着什么。她以后会细细地把“一碗面”的故事讲给女儿听，那些热心人，那些温暖的事，让女儿懂得感恩，懂得帮助别人。

爱心重温：“一碗面”的故事

李刚生前在郑州开了一家“李记卤肉刀削面馆”，和妻子、女儿本来过着平静的日子，直到他被查出患了骨肉瘤。

为了筹集医药费，李刚在东方今报爱心顺风车网站论坛发帖子，题为“一个父亲的卑微请求”，他希望家住郑州西郊的人方便时能到自家面馆吃碗面，“可不可以来我家吃碗面，这样让我的妻子多赚一点。”他说不希望接受捐款，卖面来筹钱。

2013 年 1 月 23 日，东方今报以《一碗面的真情》率先报道此事。当晚，东方今报通过微博替李刚呼吁，引发众多网友关注，次日起，小小面馆生意开始火爆。随着各级新闻媒体的关注，郑州“一碗面温暖一座城”的故事传遍全国。

爱心重温：愿逝者安息 生者坚强

@MEe 王小爷：逝者安息，但愿“全城吃面”能继续下去。

@ 主持人张明：不忍翻开回忆，所以遥祝一路走好。

@ 绿林大汗：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表达。郑州“全城吃面”创造了新时期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怀、互帮互助的典范；李刚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给社会以爱的回馈。愿全社会能将这份温暖持续传递！

诗人之死

文 / 李昶伟 木寻

桃花刚刚整理好衣冠
就面临了死亡
四月的歌手
血液如此浅淡
但桃花的骨骸比泥淖高一些
它死过之后
就不会再死

——陈超《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

虚无的大海是他最终的归宿

文 / 李昶伟

“桃花刚刚整理好衣冠
就面临了死亡
四月的歌手
血液如此浅淡
但桃花的骨骸比泥淖高一些
它死过之后
就不会再死。”

这是诗人、批评家陈超的诗作《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的开头，虽然4月已过，但10月31日凌晨，陈超用自己从16楼的纵身一跃，来迎接这个即将到来的寒冬……

送别

11月2日，华北平原告别数日的阴霾，天空明净，阳光灿烂。来自各地的人们奔赴石家庄，为陈超送行。这些人，有陈超的学生，有素不相识的市民，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

遗体告别仪式前，诗人们在殡仪馆的院子里朗诵陈超的诗。以诗歌批评家享誉诗坛的陈超，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后者这一身份一直隐秘。在多年前的一首《沉哀》中，他写道：“今天，我从吊唁厅 / 推出英年早逝的友人 / 从吊唁厅到火化室大约十步 / 太阳最后照耀着他，一分钟，”太阳在这一天也最后照耀着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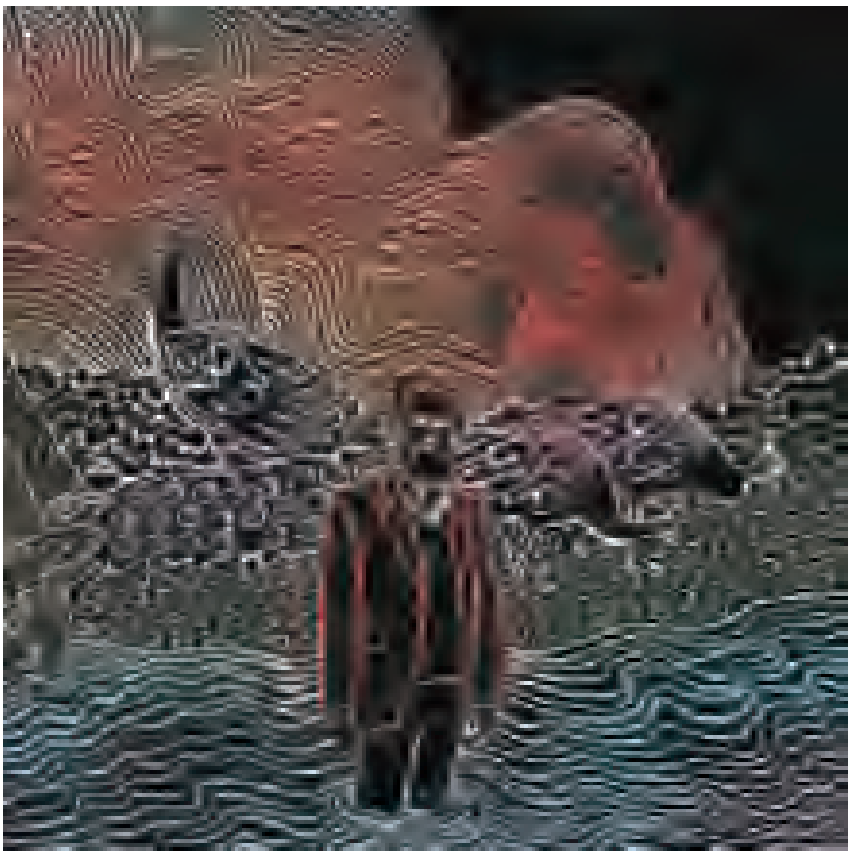
在陈超曾经工作的地方——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专门在教工之家设了追思堂，风尘仆仆的人们从各地赶来，鞠躬、默默垂泪。他们有的听过他的课，有的读过他写的诗评，在一个诗歌散发微弱光芒的时代，他们通过他的努力感受到诗歌的美好。而这天，诗歌的美好还在，斯人已逝。

突发：一切都结束了

在老友辞世几日后，诗歌批评家唐晓渡还沉浸在悲痛中，“完全不能接受这个事情。”这句话唐晓渡轻轻地说了两遍。

10月31日上午9点半，他接到了陈超妻子杜栖梧的电话，“晓渡，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唐晓渡的心一紧，“什么？”“陈超出事了。”“对不起，你再说一遍。”小杜又说了一遍，“小杜请你再说一遍好吗？”小杜又说了一遍。“现在情况怎么样？”“一切都结束了。”这是小杜在电话里对唐晓渡说的最后一句话。

唐晓渡认识陈超三十多年，两人几乎无话不谈，“但他恰恰不愿意谈自己的病。”唐晓渡最后一次见到陈超，是今年5月底在杭州的一个诗歌研讨会上，他发现老朋友看起来不大好。多年前，陈超是个很强壮的人，五六年前瘦下来，而这一次见到，唐晓渡觉得他瘦得有点过了，“他说在游泳，我说你脸色不好，要不要查一查，他说，有时候睡眠不太好。”唐晓渡记得那天他们聊天到第二天凌晨3点多，谈诗歌，陈超谈兴很足。散



会后的那天，他们在西湖边散步，还有其他的朋友，当时陈超很活跃，还开玩笑，“自己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能自我消解。”

“但这几年他的精神状态是下行的，他的话没有以前多、兴致大不如前，尽管好朋友之间还是活跃的。”唐晓渡回忆，10 月 29 日中午曾经打过电话给陈超，问他来不来参加一个活动，“他说不来了，我问他哪儿不舒服，他想了想说，反正不舒服。”

“我们以前打电话起码会谈个 40 分钟，有时两个小时都有，但这次显然他不想聊，有一句说一句，他从来没说起自己的精神状态，我问他老太太怎么样，他说，就那样，还行吧！最后说到孩子，他说不好，又开始打胰岛素了，最近血糖又上去了。我们聊了十几分钟就挂了，他说他再打给我。我当时觉得有点异样，这是我们之间打电话第一次这样。但我想他恐怕有事，没有深想，他后来也没有再给我回电话。”唐晓渡没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对话。

十月中旬，陈超的最后一本诗论文集《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下了印厂。10 月 27 日休假回来，责任编辑张雅秋开始给陈超打电话，要将新书快递给他。手机无人接听，第二天她再发了短信，没有回；再打，显示不在服务区；再后来，是关机。

陈超的博士生崔立秋在 30 日晚上还给导师打过电话。“晚上 7 点半，我给陈老师打电话，手机关机，打家里座机，老师接了，声音虚弱，从来没有过。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虚弱，他说最近状况不好。我说想去看他，他说，别来，我需要休息，不能激动。”崔立秋当时感觉不太好，放下电话，又给其他人包括另一个陈超的学生，同在河北师大中文系任教的李建周打了电话，相约过几天去家中看陈超。可就在当天晚上，事情发生了。

师者：讲台上的王者

在陈超的友人和学生心目中，他是与虚弱不沾边的。在学生的印象中，他是个黝黑、没有丝毫文弱书生气的读书人，甚至俨然是煤炭工人的模样。作为河北师大的明星教师，陈超的课据说是需要提前占座的，有时甚至会吸引普通市民前来旁听。

崔立秋第一次感受到陈超的风采是在本科时偶然听到的讲座，此前对诗歌停留在古体诗认识的他通过陈超的讲述，认识了食指、芒克、多多、北岛、顾城这些名字。后来保研后，他选修了陈超的《生命诗学》课程。1998 年开学，小教室里十来个人，第一堂课陈超讲的是海子的《亚洲铜》，“他的解读完全不一样，让我真正进入诗歌。”

“他不在乎奖项，也不报项目，不填表格，很多时候是其他学生替他填，他是真正喜欢诗。在课堂上，他像一个王一样。”崔立秋说，陈超一定不喜欢他这样的说法，“但是如果诗歌是一个王国的话，在我心中，课堂上讲课时候的他就是一个王。”

但今年 6 月以来，陈超开始出现耳鸣，由耳鸣发展到失眠，后来发展成脑袋里都是声音，一开始是电冰箱的声音，后来是马达的声音，不能读书，不能写作，最后不能上课，去医院看了，但效果寥寥。每次上课都是妻子开车送他到学校，等上完课再接他回家，上完课陈超常常是一头汗，对妻子说，“你看我讲了什么呀！”

出事前两周，陈超上课中间会发生短路，脑中一片空白，不知道说了什么、在说什么、要说什么，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沮丧。“他对自己要求过高，他的课非常受欢迎，对教学效果的期待，学生的反应，也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下子不能讲课了，这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唐晓渡道。陈超去世前两周，他妻子打电话给学校希望停课，想要专心治疗。

“他为这事焦虑，觉得是给系里添麻烦了。”在唐晓渡看来，陈超是一个特别不愿给人添麻烦的人。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陈超到北京时大都会到唐晓渡家里住，经常是下午过来前先在外面吃碗刀削面，“我说你过来吃晚饭吧，他说我吃过了。他很早起床，我还在梦中，他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就走了。”

“在他面前，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李建周这样评价。学生眼中的这位敦厚长者，是个特别包容的人，崔立秋回忆，他曾经写过一篇关于现代诗与流行音乐的文章，文章批评现代诗的小众，“陈老师开玩笑说‘看你这文章不像是我的学生’，但他其实是特别包容的人，从来都是鼓励学生，让自己发展。我选他做博士生导师，我并没有研究他熟悉的诗学研究领域，而是做小说研究，他总是从怎样对你更好的角度出发。”

诗学：做了新诗史里最扎实的工作

陈超去世后，有人希望能对陈超在诗学上的贡献做一个盖棺论定，唐晓渡觉得，虽然人不在了，但有些东西还在生长，“精神这东西不好说，有时候它会用另外的方式在另外的人的笔下生长。”

唐晓渡与陈超的初次见面不是 1983 年下半年，就是 1984 年上半年，“那时他在山东大学进修古典文论，《诗刊》1983 年春节后从小关搬到虎坊桥，我分到作品组，负责作品组的是吴家进，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去找吴家进，家进桌子上有个稿子孤零零的，编辑部到处都是稿子，大概是那篇太孤立，印象很深，那是陈超的文章，从当代的角度看古典诗论，吴家进进来，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说，不错，还挺有见识。”

“1992 年开始我静下心来写了 24 篇专栏，每篇阐释一首诗，当时还很得意，觉得没有人像我这样写，所以陈超两卷本的《20 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突然出来，我心里是暗叫惭愧的，他那个功夫！陈超做得更早，1987 年不声不响开始写的，当然方法我们不一样，他是点评式的细读，我是展开阐述，他的工作功不可没，可以说这是整个新诗史以来做得最扎实的一本东西。”

唐晓渡评价陈超很勤奋，“我经常和陈超说，你比我勤奋多了。如果说每天让我做二十首诗的点评，我想想都疯了。他生活非常规律，时间怎么用，都是按照工作来组织的，当然也是因为孩子。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聊天到非常晚，第二天他爬起来吭哧吭哧写，等我起来他已经写了两千字了，

我说你这工作效率真是高啊，他说‘也没什么，胡写呗！’”

除了诗歌文本的细读，陈超另一个重要工作是当代诗歌现象学意义上的观察，包括朦胧诗之后的第三代诗歌，在诗学层面上建构他的生命诗学，“这两个工作他都做完了，而且可以说都做得很好。”

但是唐晓渡也隐隐发现，陈超这两年渐渐主动关闭和朋友的通道，朋友们觉得陈超这几年也不怎么开会了，大家觉得他在积蓄力量。“他属于在写作上很有计划的人，他去年跟我谈过在一些项目上耗费的精力，希望赶紧做完，回到个人写作上来，但那个项目也加重了他的颈椎病。”

“去年以来他大概写东西很少，以前他会主动说，晓渡，你在写什么？自己主动也会说起来，最近在写什么，但这两年不太说。我后来问他最近在干吗？他说，哎，没干吗，一写作头就晕，颈椎病。”

有人说陈超的离开是因为整个人文生态的恶化，因为对诗歌的不满。唐晓渡认为这是胡扯，以唐晓渡对陈超的了解，这不会成为他的焦虑源。“我知道陈超还是有抗击打能力的，有精神上的韧性，我们这代人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根本活不下来。”回顾陈超的个人经历，插过队、当过工人，经历过残酷的人生历练，生命本该没有那么脆弱。唐晓渡难过的是，“孤立起来都不会成立的原因，很长时间郁积——当然首先是疾病。如果不能写作，不能思考了，我可以想象这对他的伤害之深。”

生活：想要给 28 岁的患病儿子多攒些钱

“京深高速公路的护栏加深了草场 / 暮色中我们散步在郊外干涸的河床 / 你散开洗过的秀发，谈起孩子病情好转 / 夕阳闪烁的金点将我的悒郁镀亮。”

《秋日郊外散步》一诗凝聚了陈超日常生活的一瞬间，在诗里，他以对妻子的口吻感叹：“西西，我们的心苍老得多么快，多么快 / 疲倦和岑寂道着珍重近年已频频叩访 / 十八年我们习惯了数不清的争辩与和解 / 是呵，有一道暗影就伴随一道光芒。”“不容易的人生像河床荒凉又发热的沙土路 / 在上帝的疏忽里也有上帝的慈祥……”

上帝疏忽的是他们的孩子。今年 28 岁的儿子因为自闭症、糖尿病等病症需要终身照料。“有人说孩子是他的焦虑源，是有很多糟心事，但我不认为这是他的压力源，这两年家里的状态比较好，我还跟他讲，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就是往宽处走，根本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唐晓渡说。

最难的时候是不知道孩子将来怎么办？这一直是萦绕在夫妻俩心里的问题。通过治疗促进发育，包括去普通小学、智障学校，都试过，都没有成功。后来干脆不考虑这个问题，决定自己在家来调理他。包括通过画画引导孩子的兴趣，每年两次全家出去玩，让孩子多接触周围人群。去年深秋，在杭州的一次诗歌颁奖活动上，陈超全家三口的出现让很多人感动。有人记得，在西湖边散步的早晨，和煦的阳光下，陈超微笑着教孩子和旁边的友人打招呼。“以前不愿意让朋友知道家里的情况，那是他第一次不避开诗歌圈的人。”唐晓渡当时欣慰陈超把一个关突破了。

“‘我和小杜都会老，我们将来

都会离开他，怎么办呢？他的路还那么长。’有一次他说得很平静，‘我跟小杜能做的一个是把他照料好，一个就是攒点钱，到我们老了，如果幸运的话孩子有一定自理的能力，不敢想成家的事，但比如说开个店，给他攒点本金，不行的话托付给亲戚，如果经济来源没有问题，基本有自理能力也就可以放心了吧！’”唐晓渡想到这个事心都疼，“陈超生活很节俭，非常节俭，我特别佩服陈超，心里装这么大的心事还做这么多的工作。”

只要在家，每天不管多忙，下午5五点雷打不动陈超陪孩子下楼去玩，这是从孩子3岁时开始的习惯。除了这个习惯，陈超每天坚持游泳，也坚持跳绳。唐晓渡说，“有一次他兴高采烈地对我说，你教我的方法很管用——倒走，手做成10点钟的样子，试了一下对颈椎病很有效。”

“我一直觉得陈老师是个很乐观的人。”今年6月份陈超的孩子糖尿病复发住院，崔立秋去医院看过陈超.\。崔立秋去过西藏，陈超和他聊起很多西藏的事情，“陈老师很向往，还问我西藏适不适合带孩子去。”

“也有人说他不负责任，家有老母、儿子，就这样走了，其实他是一个特别负责任的人，师母特别担心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陈超不负责任，不是的。”崔立秋说陈超的老母亲87岁，一直跟着他生活这么多年，陈超每次出差前都会把饭菜准备好，每天打电话。儿子住院，每天中午、晚上给老太太做饭。“他们住14楼，有一次电梯故障，爬14楼，下去上来、下来上去夏天啊，爬得汗流浃背，特别孝顺。”崔立秋说，自己人到中年会对这些东西有更多体会。

结尾

李建周整理陈超遗物时困惑重重，80年代的书、笔记、获奖证书都好好地保存着，似乎在留待晚年重温。文稿、诗歌还在抽屉、书桌上。两周前，陈超还在系里和他商量博士生招生的细节，他不明白，一切没有预谋，怎么就如此突然地发生了？老师的死亡，对他来说像一个谜团。

但所有人都知道，最难的是陈超的妻子杜栖梧，“老人、孩子、这么长的路，小杜怎么办？”唐晓渡忧心忡忡，“要过两关，跟老人说，陈超病了，老人打电话回来，问起陈超的病情，为什么陈超不在家？家里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呢？孩子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杜栖梧告诉他，陈超不在了，每天固定的下午5点钟带孩子去广场的工作现在由妈妈来做，孩子喜欢一个人在那里玩儿，她坐在车里，开着音乐，天晚了，看到那些灯亮起来，想起陈超不在了，那种巨大的悲伤，只能靠时间慢慢转圜。

唐晓渡和陈超以前聊天时说起过死亡，“我说最欣赏罗素的态度，就像百川入海，那个虚无的大海是我们最终的归宿，罗素希望做到的是，到了老境渐渐开阔，就像河的入海口，就像汇入一个更大的实体当中，了无痕迹。我记得当时陈超说：‘哎呀，这个特别好，特别好！’我说是啊，但这也难。”

“携手漫游的青春已隔在岁月那一边，翻开旧相册，我们依然结伴倚窗。不容易的人生像河床荒凉又发热的沙土路，在上帝的疏忽里也有上帝的慈祥……”

——摘自陈超诗作《秋日郊外散步》

梦中的塞巴斯蒂安

文 / 木寻

特拉克尔 1887 年生于萨尔茨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应征加入了奥地利军队，在前线当卫生员，但是残酷的战争使他几乎精神失常，自杀未遂，后被送往精神病院，1914 年 11 月 3 日死在那里。他从 17 岁开始写诗，1913 年即出版了其处女作品集《诗集》，两年后又出版了第二本诗集《塞巴斯蒂安在梦中》，在所有现代德语作家当中，特拉克尔无疑是最富于传奇色彩的诗人。作为早期表现主义诗歌的先驱，他尽管像一颗流星般英年早逝，然而却留下了不少动人的诗篇，在世界文坛上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1914 年 11 月 3 日，27 岁的特拉克尔因为吸食过量毒品导致心脏麻痹，在病床上孤单地死去。临终时，诗人心中仍旧残留着对妹妹那似乎无法被宽宥的罪孽之爱以及一战带来的巨大创痛。100 年后，当我置身于北京街头，感触最深的，是特拉克尔诗句中那苦涩与神性的光辉交织出的人类精神图腾。

为时代谱写了一曲挽歌

然而，如果说波德莱尔是一位巴黎城市中的漫游者，特拉克尔则更像一位丛林中的折翼天使，或者诗人本身就是那只在其诗歌中频繁出现的“沉默而温顺的蓝色的兽”，以伤悲之心观望人世：

“以苍白的目光询问：我就得走了？ / 发烧说胡话：圣坛的蜡烛灭啦！”

“迷失在黑色侧柏的阴影里，/ 夏娃因血和创伤变丑……”

“市区的凶兆充满贫困和臭气。/ 紫罗兰颜色与和弦从饥饿者身旁 / 沿着地下室的窗口一路延伸。/ 甜美的孩子死了坐在长椅上。”

“神父走到 / 圣坛前；可他疲惫的灵执掌 / 虔诚的仪式——一个蹩脚的戏子，/ 面对糟糕的心已僵硬的祷告者，/ 拿面饼和红酒演一出冷漠的戏。”

“在此，虔诚的祷告，已退化为一出冷漠的戏。”

“管风琴轰鸣！僵死者心中有回忆”

“可怜我们吧——/ 主啊！”

哀悼的钟声、乌鸫的讽刺、悲哀僧侣的幽灵，陨落的星辰，远古的崇高与人类的精神信仰早已沉入地心。诗人战栗于这个喧哗世界浮华与堕落的光景，“一切罪孽与红色的创痛”不断幻化成死者的形象，在漆黑的夜间孤独地漫游。而他所能做的，只是聆听自己灵魂的忧伤小调：往昔！

“等到每个物摘下面具，我眼中 / 只有恐惧，绝望，耻辱和瘟疫，/ 人类的悲剧，再也没有英雄，/ 一场蹩脚戏，

场景是坟墓，尸体。”

特拉克尔沉浸于失落的花园、深深的午夜，他的诗情漫游于回荡着古老钟声的村庄和山谷。然而患病的灵魂早已塞满了雪和麻风，刺丛中小女孩静静腐烂，留下荒凉的小径和空荡荡的村庄，僵死的城市倾斜穿过黑色的前额，浑浊的河上海鸥翻飞，山冈上朽坏的十字架正和死亡一起临近，僧侣久久倾听树林边垂死之鸟，痴迷者跪下了银色的双膝，一切上帝赋予的灵光都在消逝。

与宽厚的大地、幽静的森林、平和的湖泊、潺潺的流水、深邃的洞穴、宁静的花园相对的是机械的轰鸣。工业文明正在污染人类的生存环境，腐蚀人类的精神。

“他已盗走你灵魂最后的光点，/使这个贫乏的世界丧失神/成了婊子，丑陋、病态，腐烂！”

“还拼命摆脱阴影，还跳得疯狂，/伴着失魂的杂乱无章的乐曲……”

“夜间我发现自己在荒原上，/上面堆满了星星的垃圾和尘埃……”

“你是这深深的午夜里/天空和早已陨灭的星辰，/再没有上帝在此显身。/你在这深深的午夜里。”

从某种意义上，特拉克尔为时代谱写了一曲挽歌。100 年来，这个世纪所经历的流血与衰亡，似乎一直被诗人的预言所笼罩。蓝色温顺的兽早已消失不见踪影，丛林已成梦境，远古的崇高业已隐遁，自然无所不在的神性已被工业文明的理性和秩序覆没。

波德莱尔继承者

从 1887 年出生于奥地利萨尔茨堡，到 1914 年去世，特拉克尔短暂一生正处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的阶段。工业文明开创了人类新纪元的同时，也加剧了对自然的破坏与人类精神世界的堕落。

1914 年一战爆发后，特拉克尔被派往东线战场，在一场惨烈战斗之后，他面对着 80 余名等待拯救的伤员精神崩溃，幸好战友们制止了他举枪自杀的举动。在给朋友的一张纸条上，他写道：“在死亡般存在的时刻的感觉：所有人都值得爱。醒来，你感到这世界的苦涩；其中有你难赎的罪，你的诗是一种残缺的补偿。”

“这片暮色，满是面具和旌旗。/她的影子与圣人的轨迹交错，/天使安息在石灰粉刷的殿堂。”

“当古老的希望的星星花环/在早已无神的祭坛凋零。/曾经陶醉于葡萄酒和芳香，/如今只清醒地感到羞耻……”

无神的祭坛，正是那之后人类世界的真实写照。特拉克尔深受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影响。

波德莱尔在诗集《恶之花》中，描绘了大都市巴黎城中一幅幅畸形、变态的图画。在那里，该隐和撒旦都受到了赞美，因为他们是受害者、叛逆者。世人所希望的，是自己的灵魂能傍着撒旦“休息”。在历经苦难之后，在阅尽丑恶之后，波德莱尔认为“死亡，是唯一的归宿、唯一的慰藉”。死亡是一切的终结，但也是新的开始。

特拉克尔的诗作在某种程度上对波德莱尔的诗歌有一种继承性，在对现代文明的思索之中，他与波德莱尔一样，都力求挣脱本阶级思想意识的枷锁，探索着在抒情诗的梦幻世界中求得精神的平衡。

超越死亡的灵性之光未灭

在特拉克尔的精神世界中，基督教的教义始终处于一种核心地位。他的诗歌意象中最常出现的是死亡。在基督教中，死亡是来自上帝的惩罚。人类的先祖在伊甸园里本不知死亡，但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因此产生了原罪，而罪的代价就是死亡。

特拉克尔的代表性诗作集中于诗集《梦中的塞巴斯蒂安》。塞巴斯蒂安是西方世界最著名的圣徒。据说塞巴斯蒂安外貌非常俊美，皇帝爱上了这个近卫队长，甚至希望赠以一半江山来得到塞巴斯蒂安的爱。但是塞巴斯蒂安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宁可被乱箭射死也不肯从命，最终以殉教结束了自己三十多岁的生命。

由此不难发现特拉克尔诗歌之中的隐喻，那种向上的精神追寻与向下的人世坠落带来了诗歌中无限的张力。他留下来的照片不多，少数的几张照片之中，令人印象最深的是那双眼睛，有如鹰的锐利。“他更深地爱那些崇高的石头建筑、钟塔，带着地狱的假面隐隐耸入蓝色的星空；清凉的坟墓，里面珍藏着人的火红的心。惨哉，难以言喻的罪孽，它昭示那颗心。可当他沉思燃烧的心，沿着光秃秃的树走下秋天的河流，他眼前闪现出一个身披粗呢大衣的魔鬼，喷火的魔鬼，妹妹。醒来的时候星星陨灭于他们的头颅。”也许，“被诅咒的种族”正是人类本身，正是那无法摆脱的原罪的驱逐，正是那诱惑者“蛇”的暗影，而死亡的快感恰似一种救赎。“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在圣徒塞巴斯蒂安那浑身滴血的形象之中，擢升出一种神性的光芒，这正是特拉克尔终生渴慕的童年之光，是人类精神的原乡。

100 年后，在更加喧响的后工业时代，在消费文化的轰鸣声中，在“魔鬼不再哭笑”的庞大而冷酷的都市中心，捧读特拉克尔的诗集，那早已被我们遗弃的花园仍旧散发着未曾察觉的芬芳。特拉克尔的诗歌于悲伤和黑暗的意象之境中，为我们保留了晚祷的钟声。哦，寂静和金秋的岁月，和平的僧侣酿榨紫色的葡萄，周围是闪光的山冈和树林，褐绿色中一张羞怯的兽脸，夜渐渐变蓝——那种超越死亡的灵性之光并未熄灭。

胡适与诺贝尔文学奖

文 / 林建刚 本文原载《南方都市报》

【编者按】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近日出炉，花落法国作家帕特里克 · 莫迪亚诺。诺贝尔文学奖 1901 年颁发以来，已走过 113 年的辉煌历程。在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提名数据库中可以查到，胡适经由瑞典探险家斯文 · 赫定的提名，进入了 1939 年诺贝尔文学奖角逐的初选名单，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进入诺贝尔文学奖核心竞逐圈的中国作家。

1929 年 1 月，身在北平的梁启超病危。在上海执掌中国公学的胡适得知此消息后，从上海赶往北京前去探望。然而，当胡适到达北平时，梁启超已经去世八个小时了。

参加完梁任公的大敛，在与新朋旧友交往将近一个月之后，胡适于 1929 年 2 月 26 日从北平坐上了回上海的火车。在火车上，胡适遇见了斯文·赫定。

斯文·赫定是瑞典著名的探险家，他因立志在中国探险而于 1927 年再次来到中国。不过，除了“探险家”这一身份之外，他还是瑞典国家学会的会员，因此，他还具有推举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资格。

呆在中国的斯文·赫定一直想推荐一名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起初，得知这一信息后，与斯文·赫定比较熟悉的丁文江、刘半农曾分别向其推荐梁启超和鲁迅。

对此，斯文·赫定曾托刘半农询问鲁迅的意见，刘半农则让鲁迅的好友台静农写信询问鲁迅的态度。1927 年 9 月，在给台静农的回信中，鲁迅写道：“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于是，此事暂告一段落。

然而，此时，梁启超已逝，诺贝尔文学奖是不颁给逝去的人的，而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不热心，于是，斯文·赫定想到了胡适。在火车上，斯文·赫定向胡适表达了希望推举其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意思。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曾有记载。

“火车上熟人最多，有美国公使，有瑞典探险家 Sven Hedin（即斯文·赫定），有陈万里、杨宪武等。Hedin 同我谈：他是瑞典国家学会十八个会员之一，可以推举诺贝尔文学奖金候选人。他希望提出我的名字，但希望我把我的著作译成英文。”

对于斯文·赫定的推荐，胡适也有自己的意见。同样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胡适写道，“此事我有我的意见：如果他们因为我提倡文学革命有功而选举我，我不推辞；如果他们希望我因希冀奖金而翻译我的著作，我可没有那厚脸皮。我是不配称文学家的。”

此后，据胡适日记记载，在 1930 年 10 月 23 日，胡适还曾与斯文·赫定、

丁文江、翁文灏等在一起吃饭，不过，也许因为胡适对斯文·赫定提名自己为诺贝尔文学奖不太热心的缘故，两人似并没有谈到这一话题。

虽然斯文·赫定在推荐中国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方面屡屡受挫，但他似乎一直不改初衷。1940 年，斯文·赫定和 1938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一起提名林语堂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可惜，因为战争的缘故，这一年的诺奖并没有评选。

再次发生联系，则是到了 1957 年。这时，斯文·赫定已去世，海外已经没有人推荐胡适。与此同时，大陆轰轰烈烈的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刚刚过去，因此大陆也不会推荐胡适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1957 年，诺贝尔奖委员会似颇有意要在中国选一名文学奖的候选人。得知这一消息后，居住在台湾与香港的知识分子非常关注。根据瑞典学院解密的相关史料，这一时期推荐胡适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是香港笔会。

与此同时，台湾的知识分子对这一消息也非常关注。当时台湾的文学家余光中、何凡、孟瑶、林海音、琦君等人就联名给《自由中国》写信，要求推荐胡适为诺贝尔文学奖金候选人。在《建议推胡适先生为诺贝尔文学奖金候选人》这封信中，余光中等人写道：

“阅报知诺贝尔奖金委员会有意要中国推一名文学奖金的候选人。我们应该推举哪一个人去候选，本来并不太重要，因为候选不必一定就获选，何况选拔委员会自有其衡量的尺度。但是此时此际中国如果能有人得到这一项奖金，对于我们的声望地位，其影响实在甚大。因此，我们基于纯粹爱护国家的立场，不能不表示一点意见。我们和许多朋友私下谈论，均以为胡适先生为最适当的人选。”

提名胡适为文学奖候选人，最大的困难与尴尬在于胡适并没有多少文学作品。因此，为了证明胡适可以胜任诺奖候选人，这篇建议书中还给出了提名胡适的理由。其中写道：

“首先要说明一点：所谓文学奖金，‘文学’二字的范围应从广义解释，并不一定要单指创作的文学作品而言。大哲学家罗素是以他的哲学及逻辑而闻名世界的，何以他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呢？那就是因为他的作品也可以纳入‘文学’的范围内的原故。罗素的思想对人类影响很大，其文笔流畅清晰，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试打开剑桥英国文学史，霍伯斯、洛克、休谟、边沁，都有适当的位置。胡适先生在创作的文学作品方面数量上不够，但如果把文学范围放宽，胡先生仍是合格的。”

除了这一理由之外，他们认为胡适的知名度也可以提高他获奖的可能性，这也是余光中等人推荐胡适的第二个理由：

“胡先生在文学方面的建树，我们无意在此细说。六十岁以下的人几乎没有人未曾受过他的影响。白话文的通行，白话诗的写作，西洋文艺思想的介绍，都是他的功绩。他确是‘开风气’的大师。四十年来的文艺界，当然要推他为一个最重要的领导者。我们要推一个候选者，当然希望他能获选。胡先生在国际学术界是知名之士，中国人之能驰名国外者，屈指可数，其中之一是胡先生。外国人之稍有知识者，无不知胡适博士。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之选拔得奖人，固要根据作品，同时也要顾到一个人在学术上的地位与造诣。以胡先生去候选，获奖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据这一时期的胡适日记，此时的胡适，正因为心脏病与胃溃疡而住院治疗，而且胡适的这场病差点要了他的性命，在这场大病之后，胡适就预先写了遗嘱，以防万一。

虽然港台作家纷纷推荐胡适为诺奖候选人，但因缺乏翻译作品和胜任评估其作品的评委，胡适最终止步于第 14 名，没能成为诺奖得主。

纪念我们的老战士、老朋友、老同志

文 / 刘畅 本文原载《羊城晚报》

路易·艾黎纪念像再现了这位进步事业活动家的卓越风采

【编者按】

9月6日，路易·艾黎纪念像在上海福寿园流霞园揭幕，他的雕像着装一丝不苟，眼神深邃，再现了一位国际进步事业活动家的卓越风采和坚定信念。雕像的基座两侧分别是新西兰斯普林菲尔德和上海外滩的影雕，表达了路易·艾黎对家乡的眷念和对上海的热爱。

福寿园国际集团执行董事、总经理王计生（右）代表福寿园接受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颁发的荣誉证书及奖章

2009 年 12 月 8 日，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了一场特殊的颁奖典礼。获奖者是由 5600 万中国网民投票选出的，涵盖了新中国成立前后 100 年间，对中国帮助最大、最受中国人民爱戴的十位国际友人。专程从新西兰赶来的菲利帕女士代表已故伯父，接受了这个荣誉。她手中的翡翠奖牌上，镌刻着一个伟大的名字——路易·艾黎。

路易·艾黎在中国工作奋斗长达 60 年之久，成为新西兰的传奇。他在中国人民最苦难的时刻来到中国，为遭受严重剥削的工人奔走呼喊，为贫苦孩子们创办“培黎工艺学校”；他自愿赴灾区救助难民，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中国人民。他终身未婚，却儿孙满堂，他在中国收养的子女，如今很多已经四世同堂。时过境迁，但这些子女却都深深铭记着他们的亲人——路易·艾黎。

去中国看个究竟

“你灿烂的微笑留在我们心中，你慈父的情怀温暖着我们，你把一生交给我们的土地，你把思念留在我们的心间，爷爷，我仿佛听见你坚实的脚步；爷爷，我忘不了你忙碌的身影……”见到段海英时，她唱起了“为爷爷写的歌”。段海英是路易·艾黎的养子段士谋之女，父亲虽然去世多年，但她和母亲至今仍对艾黎满怀深情、记忆犹新，“我的父亲是山西人，爷爷是新西兰人。”段海英常常这样介绍自己。

段海英很小的时候，就听父亲讲起爷爷的传奇。“爷爷 30 岁时，从新西兰来到中国上海，他原本只办了 6 个月的签证，想看看这个神秘的国家，可后来却一待就是 60 年。”

1897 年，路易·艾黎出生在新西兰南岛坎特伯里区的斯普林菲尔德，父亲是一位中学校长，母亲曾积极参加女权运动。艾黎从小在一种艰苦劳动、遵守纪律、尊重教育、挑战权威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在基督教男校中的成绩只是中等。

1916 年，19 岁的艾黎如愿走进了军营。在那个年代，对年轻人来说，

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柯马凯分享艾黎对中国所做的贡献

战死疆场，让自己的名字刻在阵亡将士名录上，是值得骄傲的英雄。艾黎被编入新西兰远征军，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被派往英国，不久转往法国。1918 年 8 月，他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色，还荣获了威尔士亲王勋章。

20 世纪 30 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新西兰也受到冲击，出口不断下降。而报纸刊出消息“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被革命震撼的国家”，艾黎萌生了去中国看个究竟的想法。1927 年 4 月 21 日，他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下了船，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但他并不知道，几天前，这里发生了“4·12”大屠杀，数千名共产党人和工人遭到逮捕和枪杀，整个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氛围中。

段海英回忆：“爷爷经人介绍，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消防处找到了一份工作，当上了虹口救火会的一名小队长。他和同事们有些不一样，不吸烟，也不喜欢跳舞，就热衷于到小巷子里的工厂和车间去检查消防安全，这项工作当时没有人愿意主动去做。”因为工作出色，10 个月后，艾黎被任命为消防处队长级的督察。1932 年，又被任命为上海租界工部局工业科首席工厂视察员。艾黎从早到晚辗转各个工厂，最让他痛苦的，是看到当时缫丝业体制下童工所遭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折磨。

“爷爷说，许多孩子不过八九岁，每天要在煮茧的大槽前站 12 小时，如果童工把一根丝理错了，工头就用开水烫他的小胳膊作为惩罚。不少童工因遭工头痛打而哭叫。”在艾黎的奔走呼吁下，上海公共租界内的缫丝厂开始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艾黎还和刚到中国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一起，搜集电池厂童工的尿液，进行“铬中毒”研究；他还进行了纱厂工人包身工制、住宿制的调查，对那些严重剥削工人并酿成事故的工厂老板尽量施加压力，要求改变。但他们敷衍不办。这时，他渐渐明白，仅凭一己之力，力量太过薄弱。

“只有一个光杆司令的救世军”

1929 年，艾黎决定利用自己的假

期，参加在绥远地区的赈灾工作。在火车上，他结识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们也是这列火车上仅有的两个外国人。在车站休息时，斯诺看到在站台上散步的艾黎，他后来在文章中回忆：“艾黎被太阳晒红的面孔，满脸风尘，上面的头发乱蓬蓬地竖起，当他用那粗壮的两腿，按照他的特殊姿态立着，他看来好像植根于地上似的。他的大头，好像一座石头大山雕刻出来的侧面，引起我的注意……整个夏天，艾黎都在斑疹伤寒患者中间工作，发放救济粮，修筑灌渠，护理病弱儿童。他为什么这样做？我不理解这支只有一个光杆司令的救世军。”

从绥远回来不久，一批灾区的孤儿被红十字会送到上海，艾黎收养了其中一名 14 岁男孩，也就是段海英的父亲段士谋，他给这个孩子起了个英文名字叫“阿兰”。“爷爷当年给红十字会付了 60 块大洋，说要领养一个绥远的灾童。红十字会先找来一个‘少爷’，爷爷说他不要富人子弟，要找穷人家的孩子。第二次，他就看中了父亲。他说父亲看上去聪明伶俐，又很朴实，走起路来还有一点骑士的风度，他非常喜欢。”

1932 年末，艾黎经一位美国朋友介绍，认识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通过史沫特莱，又结识了宋庆龄、鲁迅、冯雪峰、陈翰笙、黄华等一批中国进步人士。艾黎经常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讨论世界和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形势。

在上海的日子，艾黎逐渐和革命组织建立了关系，他的住所成了很多地下党员的活动场所。段海英说：“当时为了安全，他还给父亲和后来收养的迈克定了三条家规：不能问来的人叫什么名字；不许问他从哪儿来；不能问他到哪儿去。父亲还记得爷爷让他帮忙寄包裹，让他拿左手写字，就为了不容易被人辨认身份。”

1935 年底，艾黎还承担起一项新的任务——在家中架设秘密电台，与正在长征的红军保持通信联系。“因为爷爷住在公共租界，他专门找来一个工程师，把电台的电源直接接在外面的公共电表上，不容易被察觉。但时间长了，公共租界的人还是产生了怀疑，开始挨家挨户地询问。查到爷爷家时，他来不及拔掉电源线，爷爷本身就是公共租界的一名官员，他就像对待自己的老朋友一样，把客人迎进来，很镇静地请他们到地下室。这时，工程师看到一个旧冰箱，断定是冰箱漏电引起电量增加，爷爷才化险为夷。”当年，通过一个外国人作掩护，是相对安全、有保障的。因为他们住在租界，受到保护，比较容易开展革命工作。抗战全面爆发以后，艾黎将自己的养子送到了延安去参加革命。

开展“工合运动”，受到毛主席接见

2008 年，好莱坞著名导演、执导 007 系列之《明日帝国》的斯波蒂伍德，推出影片《黄石的孩子》。电影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名单”，讲述了抗战时期一名英国青年乔治·何克为了革命理想来到中国，帮助战争孤儿的故事。这部电影就是根据艾黎撰写的传记改编的。何克确有其人，他不但和艾黎结下不解之缘，两人还共同收养了一个孤儿，名叫聂广沛。此后，记者几经辗转找到了他。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艾黎辞去在上海的工作奔赴武汉，他的新头衔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技术总顾问、代理总干事。当时，中国 70% 的现代工业陷入瘫痪，艾黎写了一份关于中国生产问题的调查，并提出建立工业合作社。宋庆龄看到这份报告时笑着说，艾黎又收养了一个“孤儿”。为了使工合运动在全国广泛地开展起来，6 年间，艾黎奔走了大半个中国，行程达 3 万公里，援助了 20 多万失业者和难民。

1939 年 2 月，艾黎搭乘印度援华

路易·艾黎三代侄孙司徒马修（Matthew Stuart）在仪式上发言

医疗队的车来到延安，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那是一次突然的会面，他回忆说：“当时我正同朱德坐在那里，还有许多部队的司令员，毛泽东忽然走了进来，我用上海话夹杂着南方话和他交谈，他善于倾听别人讲话，总是启发你多讲。”艾黎向毛泽东介绍了工合成立以后的发展状况，毛泽东表示赞同他们的事业，并鼓励艾黎坚持下去。他们的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

1938 年至 1942 年是工合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经过艾黎和同仁们的奔波努力，全国各地的工合组织从 1938 年时仅有 69 个，发展到 1942 年的 1590 个，月产值达 2400 多万元。工合的产品供应军需民用，不但成为反封锁的有效手段，还对堵截日货的倾销，打击日军“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策略起了重要作用。抗战期间，工合国际委员会募集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捐款达 500 万美元。

英国青年何克，就是看到工合组织后，主动找到艾黎要来帮忙。他后来成为艾黎的得力助手，先后担任工合的秘书兼视察员。当时，聂广沛的亲生父亲是一名地下工作者，公开身份是工合下属学校的一名教师。后来因身份暴露，他匆匆转往革命根据地，就将一家老小托付给了何克。聂广沛常说自己有三个爸爸，“何克把我从死亡线上救出来，后来把我送进艾黎创办的学校。”

在甘肃省河西走廊的腹地山丹县，有一座山丹培黎学校，作为甘肃省重点中专，声名远扬，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工业技术人才。校园里随处可见艾黎的塑像。1940 年，艾黎在陕西双石铺着手创办培黎学校，把学校命名为“培黎”，意思是为黎明而培养。在山丹培黎学校，艾黎度过了将近 10 年的时光，潜心于教育工作。

创办学校初期，何克作为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以延安的革命精神和八路军的思想作风来管理学校，教育学生。上世纪 40 年代，日军从东往西占领了陕西潼关，逼近双石铺。何克带领着 60 多名中国孩子躲避战火，从双石铺出发，翻山越岭 2000 多公里，抵达甘肃山丹，培黎学校也迁往此处。然而 1945 年，何克却因为在一场篮球比赛中受伤，染上了破伤风，去世时年仅 30 岁。至今，山丹祁连山脚下，还竖立着他的墓碑。

终身未婚，儿孙满堂

聂广沛说，这两位外国人对自己影响至深。“因为小时候爹走了，亲妈死了，按理说一个孤儿童年应该是很不幸的，可是我恰恰遇到了一个英国人，一个新西兰人。小时候他们照顾我的生活，长大了管我们的学习和吃喝拉撒。对我来讲，从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孤儿，我有家，有爹有妈。那个爹（艾黎）就是妈……”聂广沛还记得，孩子们的头发长虱子，他就给孩子剃头；每个礼拜都去水池给他们洗澡。他们开始不敢下去，都被艾黎一个个推了下去，但他也下去保护他们；他担心孩子缺乏营养，千方百计弄来大桶的鱼肝油蘸馍馍给孩子吃。“我现在没有一天不在想念他，我一直挂着他的照片。艾黎就像我的母亲一样，他在我脑海里的记忆是不可能忘掉的。培黎学校让当年很多吃不饱、穿不暖，甚至生命都有危险的孩子，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家。”

1953 年秋天，艾黎从山丹搬到北京永久居住，专职从事维护世界和平运动的工作。1972 年，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开始松动，新西兰也在同年 12 月 22 日与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当时的西方世界对中国所知甚少，大使们到任后一片茫然。但新西兰的外交官发现，他们并不需要从零开始，因为这里有一个“宝贝”，那就是路易·艾黎。“他对中国了解那么多，又广受尊重。我们得到了他最热情的指点和帮助。澳大利亚的大使简直嫉妒我们了。”一位原新西兰驻华大使这样回忆。

从 1958 年起，艾黎在北京台基厂大街一号的小楼里居住了 29 年。他的生活简朴无华，每天的饮食既简单又单调，他不吸烟也不喝酒，马海德大夫的夫人苏菲为他织的毛衣，直到穿得边破线断，也不肯买件新的。曾担任艾黎秘书的李建平说：“他基本没什么积蓄。每月工资 800 元，扣除生活费之后，剩下的钱不是为山丹培黎图书馆买书，就是资助学校的建设。他去世时，银行里的存款只有 3400 多块钱。”

艾黎终身未婚，但是他的晚年生活却充满天伦之乐。每到周末，在北京的几个养子都会带着孩子到艾黎这里欢聚。“他老人家 80 多岁高龄的时候，每天还戴着老花镜，滴滴答、滴滴答，一直在那不停地用那个机械打字机费劲地敲字，我记得他的著作有 53 本，译作是 13 部。我有时候看着他的背影，心中特别感动，一个 80 多岁的老人，终身矢志不渝地为自己所喜爱的事业奋斗，像我们 60 岁退休了，此后，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了。”段海英说。

艾黎多方面的成就赢得了众多的荣誉头衔，包括作家，诗人，教育家，“工合之父”，以及北京市、甘肃省荣誉公民等等。1977 年 12 月，“文革”后刚复出的邓小平，在艾黎 80 岁生日宴会上尊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战士、老朋友、老战友”，总结他一生的贡献时说：“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五十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这是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在华一生的崇高评价。

艾黎热爱中国的儿童，在晚年，他把更多的爱投向可爱的孩子们，每年都会印一本新年小画册，刊登他在中国各地拍摄的儿童照片。

从 1985 年起，艾黎的身体每况愈下。1987 年 12 月 27 日，他因患脑血栓并发心功能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 90 岁。他在自传中写道：“在中国我十分荣幸地被当做一名工作同志，在这里我生活得很愉快，我是一个新西兰人，但我也变成了一个中国人。”

《论语》所见之丧葬礼俗

生、老、病、死，人生周期，丧葬是人生的最后一步。对于追求圆满的炎黄子孙而言，“落叶归根”、“寿终正寝”是人生的句号；“生养死葬”、“入土为安”是人生的最后一道礼仪。因此说丧葬联系着活人与死人，这个仪式，可以表达生者对死者的感情，缅怀逝者生前的功绩，使逝者安息；也可以激励后代子孙奋发，往往还寄托着生者渴望获得祖先神灵庇护的美好愿望。在儒家看来，丧葬之礼，更是教化百姓、巩固统治的有效途径。“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学而》）通过贯彻丧葬等一系列礼仪，为百姓建立起一整套行为规范，近则与“孝悌”相连，远则与“忠贞”相关。

《论语》通过对遵循理智者的褒扬，对违背礼俗者的讽刺，或者在言行上表现出的对丧葬礼俗的重视，都体现了儒家独特的丧葬礼俗观念。

（一）丧葬礼俗与礼制

丧葬是人生之大事，是重大之礼仪，因此合乎礼制规范成了必然要求，这与儒家维持统治秩序的出发点密切相关。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从《先进》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孔子坚定的信念——守卫礼制。颜渊毫无疑问是孔子最器重的弟子之一，但在面对爱徒丧事的时候，夫子理智地选择了不做违背理智之事，因为按照《礼记·王制篇》规定“君子耆老不徒行”。至于爱徒甚至亲子丧葬之厚薄，因为不关礼制而可以灵活改变。关于厚葬，另一则故事是：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先进》）

上古崇尚厚葬，但厚葬也分等级和类型，如果不分情况贸然厚葬，是礼制所不允许的。《礼记·檀弓》记载“称家之有亡，有，毋过礼；苟亡矣，敛首足形，还葬，县棺而封。”也就是说富有之家即使具备厚葬条件，还要谨守礼制规范。况且颜渊家里很穷，连棺椁都没有能力买，实行厚葬显然是很不合适的。因此孔子说虽爱颜渊也不能视其为子，是因为那帮人不听劝阻做出违背丧葬礼制之事，让孔子大为不满。

当孔子患重病时，子路未经夫子同意，组织成立了类似与今天“治丧处”的“臣”。后来孔子病痊愈了，知道了这件事便对子路进行了训斥。“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子罕》）

理解这段话，首先要弄明白“臣”这个角色。据杨伯峻先生注释，“臣”与今天“治丧处”功能相似，不同之处在于“臣”是在主人未死之前便开始工作。按照当时礼制，诸侯死才能有“臣”，但当时许多士大夫都“僭”行此礼。孔子的学生没有弄清楚礼制来源以及夫子的态度，无意识中使孔子也陷入“僭”礼的地步。这才能使一向严守礼制的孔子勃然大怒。

通过上述几段引文可以看到，孔子在判断和评价各种涉及丧葬事务时，最重视“礼”的地位，凡不合乎理智的都会予以否定、批判，显示了儒家鲜明的丧葬礼俗观念。

（二）丧葬合乎礼，也注重精神实质

丧葬，说到底是表达对死者感情的最后仪式，虽然其形式必须合乎礼制，但其内质更为重要。林放请教“礼之本”，孔子回答：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

孔子看来，丧礼与其追求完备，

不如过分悲伤，因为丧葬本身就是令人伤怀的仪式，悲伤更符合其精神实质。《礼记·檀弓上篇》借子路之口转述孔子之话“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显然《礼记》中这一论断正是本于《论语》，《说苑·建本篇》亦有“孔子曰，‘处丧有礼矣，而哀为本。’”

由此可见《论语》关于丧葬精神实质的论述，对后世影响很大，强调“哀”为丧礼之本，不仅准确道出了本质和属性，而且也透露出儒家浓厚的人文情怀。

（三）对丧葬的态度——“仁”的体现

正如前文所述，丧葬的精神实质是“哀”，那么遇到丧葬之事应该有怎样的态度的心情呢？下面分别从“人之丧”与“己之丧”两个方面看一看《论语》是怎么论述的。

1. 遇人之丧——“必变”、“必作”

“子见齐衰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子罕》）

“齐衰”指古代丧服，五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之一，指用粗布制作上衣和下裳，衣边缉平，头上和腰部牡麻做的麻带，丧冠用布做系带。

穿次丧服属于重丧，孔子遇见这类人，即使很年轻的，他也会脸色为之变化，表现出悲哀、伤痛的感情。另外要站起来，小步快走经过，也是表示敬意。

“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乡党》）

同样是说遇人之丧应有的表现，即使自己最亲密的朋友，穿上丧服时，也不可与之像平常那样嬉闹，相反应该为之变色，同情感伤；在车上遇到送死人衣服的的人，也会将身体微微向前俯，手扶车前横木，表达同情。孔子在这里以自己的行为做表率，示范了怎样面对他人之丧，显示了仁爱之心。

2. 遭遇丧葬——思哀、自致

丧事葬礼是每一个人都会遭遇到的，应该以什么样的情绪和态度去面对丧葬，《论语》中有明确的论述。

《子张》篇第一章“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丧思哀”与丧葬的精神实质相联系，很容易理解。同一篇第十四章有“丧致乎哀而止”说的是沮丧表现出悲哀就够了，也在强调注重实质而不必强求外表形式的主张。《礼记·少仪》篇说“祭祀主敬，丧事主哀”可以印证。

同篇十七章，曾子转述孔子之言“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虽然本句意在说明人平素很难自动地充分发挥感情，可能只有在父母死亡的时候才可以。在为父母治丧时，条

件的激发加上感情的无所限制，更能发挥情感，尽情表达。同时反言之，表达对父母之恩情的确是再充分、再彻底、再淋漓尽致都不过分。

从“人之丧”到“己之丧”两个方面来说，《论语》都坚持贯彻了“丧思哀”的原则，没有人、我之分，这种处事方法正是“仁”的体现，是孔子“仁”思想的内化。另一方面，孔子贯彻了“丧主哀”的原则并将它具体化，因此便具有了实践意义和表率作用。

（四）守丧之礼俗——孝的要求

丧葬礼俗，有一整套内容，例如“卒”、“复”、“沐浴”、“入殓”、“殡”、“葬”、“守丧”……守丧又称居丧、守孝。《学而》篇载“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段话又见于《里仁》篇。

《阳货》篇中宰我质疑“三年之丧，期已久矣”，他认为三年间守孝，不习礼仪，礼仪就会废掉，不走音乐，音乐就会失传，所以建议守孝一年就可以了。

孔子强烈地批判了宰我的观点，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是孔子列举了君子居丧的礼俗“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这一点可以与《礼记·丧服传》相对应，“饮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既虞，食疏食、水饮……既练……始食菜果，饭素食。”其二是孔子从人性角度解释“三年守孝”的礼俗。“三年”者，有人论之以为“概数”，我认为当作民间礼俗解，笔者了解河南各地有“娘、娘，三年长；爹、爹，二十四个月”的俗语，说的是孝子要为母亲戴孝三年，为父亲戴孝两年，当地百姓也的确这样做。孔子认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因此从朴素的报恩观念出发，在理论上做了解释。替父母守孝三年，每一个人都应该如此，是天下之通理。

显然，守丧礼俗与孝的要求密切相关，用《礼记·祭统》的话说，“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三年守丧是周代“久丧制”的遗留，今天看来，宰我的质疑不无道理。不过面对当时社会，孔子从恢复周礼、维护统治秩序的角度出发坚决地予以否定，也有其立场和原则。

据文献记载，墨子曾经严词抨击久丧的危害，他指出“君死，丧之三年；父母死，丧之三年；妻子与后子死者，皆丧之三年……”这种习俗要求居丧期间，要将生活水准降低到最低，因此居丧者或被饿死，这在春秋战国时期确有其事。

《礼记·丧大纪》中有这样的记载“五十不成丧，七十唯衰麻在身”或许这就是考虑到老年人的实际，也将礼俗人性化了。

十年探索挑战传统
国际殡葬互助相融
——记蒙古国 Ulaanbaartar–Buyen 公司十周年庆典活动

文 / 束婷

福寿园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计生（中）向 Ulaanbaartar–Buyen 公司董事长 Idermaa Garavsuren 女士（左）赠送礼物

2014 年 7 月 4 日 –6 日，在中国殡葬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洪昌的带领下，福寿园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执行董事王计生、副总经理邬亦波共赴蒙古国乌兰巴托市，应邀参加 Ulaanbaartar–Buyen 公司十周年庆典活动。国际殡葬协会第一副主席 Teresa 女士及美国、韩国、新加坡等活跃在国际殡葬行业的各国代表一同出席。

参观交流　行业探讨

Ulaanbaartar–Buyen 公司董旗下的墓园位于美丽辽阔的大草原上，距乌兰巴托市 25 公里。独具风格的墓区排列整齐，道路清洁而辽远，在体现民族特色的同时，亦有现代元素。距离墓园约 5 公里处建有殡仪馆。该殡仪馆既有火化设施，也有专门的追思场所，同样具备墓园的环境，功能集三者为一体，服务也更凸显人性化理念。寓意神圣与高贵之仪的宗教塔葬内，每一个塔葬可容纳约 2000 多个骨灰葬。人们在此为逝去的亲人超度、追思缅怀。

参观过程中，国际殡葬协会第一副主席 Teresa 女士、中国殡葬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洪昌先生接受了蒙古国家电视台的采访，他们都对 Ulaanbaartar–Buye 公司十年来直面传统而作出的努力给予高度评价，同时表示蒙古国殡葬行业勇于探索、敢于突破的精神值得中国和世界殡葬同行学习和借鉴。

追忆十年　共勉未来

7 月 5 日上午，Ulaanbaartar–Buyen 公司十周年庆典活动在乌兰巴托大剧院举行。董事长 Idermaa Garavsuren 女士代表主办方在致辞中表示感谢。出席此次庆典的乌兰巴托市委书记对各界人士和各国友人的到来表示欢迎。

活动现场，福寿园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执行董事王计生在接受蒙古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谈道：“Ulaanbaartar–Buyen 公司能在挑战传统的情况下，经过十年艰辛发展与创新，在墓园建设和服务上努力坚持高标准和国际化，实属不易。十周年庆典活动也举办得非常成功。今后，我们将继续支持 Ulaanbaartar–Buyen 公司的发展。天下殡葬是一家，祝愿两国友谊长存！”

当晚举行的庆典晚宴上，各国来宾相聚一堂，共叙情谊。中国殡葬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洪昌、福寿园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执行董事王计生还分别向 Ulaanbaartar–Buyen 公司赠送了丝绸织锦《清明上河图》和五彩钧瓷等表示祝贺。

福寿园与外蒙古同行的结缘，始于 2004 年春在美国举行的 ICCFA 年会，并由此开启了中国殡葬国际交流的新篇章。十年来，同样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中国与蒙古国同行在国际殡葬交流平台上，共同分享对生命事业的感悟和情怀，努力推动人类殡葬文明的传承和创新。

国际殡葬协会赴蒙古国代表团合影

凸显民族特色的 Ulaanbaartar–Buyen 墓区

柏林城市的生死空间

文 / 李清志 本文原载台湾《联合时报》

暑假到德国和奥地利旅行，那里气候凉爽，犹如台湾秋冬季节的天气，舒服得不得了！在柏林停留的几天里，我们几乎没有去逛街购物，反倒是去了柏林的火葬场，我之所以喜欢去观察不同城市的葬仪空间或墓园，是因为关于城市生死空间的观察，可以解读出一座城市居民的生活哲学，以及对于人生的看法。

柏林那这个火葬场位于一座古老墓园内，入口处的古典风格建筑透露出这座墓园的历史久远。但是入园后，迎面而来的是一座十分现代简洁的方形建筑，连植栽树木都整齐划一，透露出德国人的理性与务实。

打开沉重的金属大门，走进火葬场室内，马上被充满诗意的空间所魅惑，整个大厅犹如一座森林，混凝土的圆柱不规则地散布在大厅内，圆柱顶的圆洞透入光线，犹如森林树梢叶缝泄下的光线，所有人一进入火葬场大厅，顿时被一种静谧的氛围所笼罩，心思意念整个安静下来。

混凝土圆柱所构成的森林中央有一座水池，水池上方悬挂着一个蛋形物体，让人联想到生命的起源与衍生，具有某种哲学性的象征意义。最特别的是，来到这座森林般的火葬场，没有人感到恐怖或惧怕，只是觉得庄严与宁静！

森林大厅周遭有三座大小不同的礼拜堂，是让家属举行追思礼拜的空间，火葬场并不在大厅，而是位于地下室，礼拜堂正前方有一方空间，专门摆放棺木，当追思仪式结束后，棺木便缓缓下降至地下室，直接送去火化，如此棺木不必在大厅穿梭运送，所有仪式也都在安静庄严的程序下完成，更重要的是，遗族与未亡人的心被安慰与沉淀，可以重新去面对人生。

回到台北后，几位市长候选人正在争论第一殡仪馆的迁建议题，在讨论中可以发现，台湾民众基本上是把葬仪空间视为所谓的“嫌恶设施”，因此殡仪馆、火葬场，基本上就是房地产市场上的票房毒药。岛内会有这样的心态也是十分正常的，毕竟我们的葬仪空间并没有庄严与宁静的氛围，没有抚慰人心的空间设计，有的只是混乱喧嚣的阵仗，以及电影“父后七日”里的那种荒谬与虚无。

葬仪空间之所以会被视为嫌恶设施，最主要是因为人们对于死亡的畏惧与无知，只要是关于死亡的议题，便忌讳去讨论或思考，以至于关于葬仪空间或仪式从未好好被讨论与设计，只是一味地盲从民间道士与风水师的要求与指挥，创造出一个个令人厌恶的城市空间。因此许多人认为，最好是眼不见为净，只要将殡葬空间迁走就没事了。事实上，殡葬空间不管迁到哪里，都会让人嫌恶，真正需要改革的是“殡葬文化”。

日本这几年的殡葬空间文化也有很大的变革，例如建筑师伊东丰雄所设计的“瞑想之森”斋场，或是慎文彦所设计的“风之丘”斋场等，都是十分进步的现代火葬场与殡葬空间，不仅名称富诗意，现场空间也充满诗意及庄严宁静的氛围，完全看不见各种宗教道士的大声念经喧嚣，或是焚烧纸钱符咒等混乱场面，有的只是安祥与静默，让人心可以真正沉静下来。

进步的城市需要好好规划生者的空间，同时也应该好好设计死者的空间；殡葬空间文化的改革，需要市政单位、宗教界，以及建筑师们共同来努力！

咖啡厅的风水知识

文 / 晓风

风水总是让人不能对其忽视。咖啡厅若为风水做一定的调动，整体效果一定不错。

咖啡厅在风水中楼层的选择颇为讲究。楼层选择以一层为主，因为“1”为水之生长之数；如果是办公室、写字楼集中的地方，可选择在六楼，因为“6”为水之成就之数。店门要朝南，店门朝南开就是属于北方，店面方位选择以背靠为坐位，因此店门朝南，即店背靠北之意。此外在外环境选择上还要特别注意，店门的前面不可有尖形物体对着，如有楼角、旗杆这类物体，如果这样，就得尽量避开。

在咖啡厅装修设计中，从风水学的角度来看，东西南北中各方位，水居北方，西方为金，金可生水，以水为主，说明喝咖啡人以西方人为主，北方人亦是喜欢，而南方人则喜喝茶，这就是风水所决定的。因此，在咖啡厅装修设计风水中，咖啡店选择以占据北方、西方为正统。所谓北方、西方是指以街道为中心点，如果是东西街道，则把店铺分成了南北两边，则选择在街道的北边；如果是南北街道则把店面分成东西两半，则选择在西边。这种风水原则，就容易招来客人，客人进入之后自然能坐下来。

死亡真的是终点吗？它有哪些哲学之谜？

为什么说永生是件坏的事情？

我们终将死去这个事实，会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

为什么说正是死亡，让有限的生命成为宝贵？

柏拉图说：“哲学是死亡的练习。”《福寿人文》近期陆续连载最受欢迎的国际名校公开课之一《死亡》，带我们思考人生最重要的课题——死亡。

耶鲁大学公开课《死亡》第四章

笛卡尔的论证（二）

耶鲁大学哲学系教授 Shelly Kagan

心灵是灵魂的论证

在我们之前想象的故事中，我的心灵存在，然而肉体不存在。这表明了什么？笛卡尔认为，这表明了事实上，人们的心灵和肉体不是同一个物体，它们在逻辑上必然已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理由就是，我刚才想象出了心灵不依赖于肉体而存在的故事。如果我的心灵只是我肉体的另一种说法，又怎么能做到不存在肉体却存在心灵（即使是想象一下）的场景呢？如果肉体和心灵真的如形而上学宣称的那样是同一个物体，那你压根不可能让两者分割开来，即使是在想象中也做不到的。

让我们考虑另一个争议较小的例子。此时此刻，我的桌子上有一支钢笔。

现在，请你试着讲述一个这支钢笔存在，但是这支钢笔却又不存在的故事。你根本做不到！毕竟，这支钢笔本身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物体，你做不到讲述一个钢笔自身存在却又不存在而且合乎逻辑的故事。

相比之下，试着想象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你的左手存在而右手不存在。这很容易就能做到！为什么这么简单？因为我们思考的对象左手和右手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当然，这个想象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世界中，两只手中一只存在而另一只不存在（我真心希望在现实世界中，你双手是健全的）。但是，这的确表明，现实世界中你的双手是两个不同的物体。正因如此，我才能想象出双手并不同时存在的那样一个世界。

简而言之，如果我能讲述一个物体 A 存在但物体 B 不存在的故事，并且这个故事合乎逻辑，那么我就能得出 A 和 B 事实上不是同一个物体的结论。因为如果 B 仅仅是 A 的一个同义词，或者是表达 A 的另一种说法，接着，如果你要想象 A 存在但是 B 不存在，其实就是想象 A 存在且 A 不存在。你当然无法想象出一个能让 A 存在又让 A 不存在的世界。

反过来推论，我们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如果我们能想象出 A 不依赖于 B 而存在，那么 A 和 B 在逻辑上必须是两个独立的物体。它们不可能是相同的。既然我能想象出我的心灵不依赖于肉体而存在的故事，那我就能得出我的肉体和心灵在逻辑上是两个独立物体的结论。它们不可能是同一个物体，因此心灵不可能就是肉体的另一种说法。物理主义的观点一定是错误的，二元论才是正确的。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论调，而哲学家们钟情于这种论证。不过我不得不告诉你，直到今天，哲学界对这种论证能否成立还存在着争论。

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误解了笛卡尔的论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论证并没有告诉我们，如果一件事具有逻辑上成立的可能，或者说如果我能合乎逻辑地将其想象出来，那么这件事就一定是真实的。这种观点明显是错误的！毕竟，我能想象出独角兽，但这并不表明独角兽存在于世。这种错误至极的观点并不是笛卡尔论证想要证明的，它想要证明的论点更为具体：如果我能想象出一个事物不依赖于另一个事物存在，那么它们一定是两个不同的事物。毕竟，如果你思考的两个事物只是同一个物体，那么你连想象出这其中一个事物不依赖于另一个事物而独立存在的情况都不可能。

当然，现实世界中可能出现一个事物必须依存于另一个事物的情况。两个事物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形而上学的关联，导致它们被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你永远不可能脱离其中一个而得到另一个。但这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如果我至少能想象出一个事物不依赖于另一个事物而存在，

那么事实上这两个事物必然是相互分离的物体。既然我能在最开始的故事中想象出心灵不依存于肉体的场景，那就能证明我的心灵和肉体是相互分离且独立存在的物体。（我想象不出肉体脱离肉体而存在的情况，因为肉体和肉体本身就是一个东西！）

如果心灵是肉体的一种说法，那我怎么可能想象出心灵脱离肉体的情况？事实是，我成功地想象出了心灵存在而肉体不存在的场景，因此可以得出肉体和心灵是相互分离的结论。综上所述，心灵终究不是肉体的一部分，它和肉体是不同的。其实，心灵就是灵魂。

想象在一个世界中，一个人的微笑存在但他的肉体却不存在。你想象不出来，因为如果你想要微笑就必须先拥有一个肉体。这其中并不神秘，因为微笑和肉体本身就是无法分离的。如同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微笑实际上只是关于肉体特定部位可以完成的表情的说法，两者没有区别。

你可以试着去想象一个脱离肉体而存在的微笑，但你做不到。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当中，柴郡猫一点点地消失了。这个过程中，最后消失的就是它的微笑。当然，在你仅仅想象柴郡猫留下的那个微笑时，你想象的其实还是它的嘴唇、牙齿甚至是舌头。如果你一定要想象出一个完完全全脱离肉体而存在的微笑，那只能徒劳而返。因为，微笑和肉体是不可分割的，它必须依赖于肉体才能真实存在。

但是，当笛卡尔告诉我们试着去想象心灵脱离肉体而存在的时候，我们轻而易举就能在脑海中勾勒出画面。这证明，人的心灵和肉体一定不是同一个事物。事实上，它们必然是两个事物。这就是我们能想象出两者之一脱离另一者而存在的原因所在。

笛卡尔论证似乎向我们证明了，心灵是一种可以同肉体分离且与肉体独立的事物。心灵不是肉体的一部分，

而是超乎肉体之外而额外存在的。心灵是灵魂，这就是笛卡尔论证得出的结论。

晨星与昏星的反例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笛卡尔论证是不成立的，我一会儿将给出一个反例来论证我的观点。更准确地说，我会提出一种和笛卡尔类似的论证，或者至少看上去类似的论证。通过我的举例，我们能够非常容易地发现我提出的第二个论证并不成立。因此，笛卡尔起初的论证也一定存在着不合

理之处。

我举的反例并不是我原创的。你大概听说过昏星（即长庚星）。大致来讲，昏星是一个天体。至少在一年中特定的时间里，每当傍晚天色变暗时，第一颗可以被明显观测到的星辰就是它。你大概也听说过晨星（即启明星）。每当夜晚过去黎明到来，天色渐渐明亮起来的时候，天空中最后一颗可以被明显观测到的天体就是晨星。总体而言，在一年中的特定时间里，昏星是第一颗可以观测到的星星，而晨星则是最后一颗可以观测到的星星。在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中，昏星和晨星都是存在的。

现在请你试着想象一个世界，在那里昏星存在而晨星却不存在。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黎明来临之际我睡醒起床，环顾天空却发现晨星没有出现。也就是说，在晨星应该出现的位置，没有任何星辰的踪迹，但昏星是存在的。当我在夕阳西下、夜幕降临之际出门的时候，我能看到天上的昏星。如我所言，想象一个昏星存在但晨星不存在的世界并不困难。因此，我们就可以构建一个和笛卡尔论证相类似的论证。我们可以这样表述：如果我能想象出昏星不依赖于晨星而存在的场景，那么就表明昏星和晨星一定是两个不同的天体。这样的论证符合笛卡尔的思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想象 A 不依赖于 B 而存在，那么 A 和 B 一定是相互独立的。

但是事实上，事情并不是这样的！昏星和晨星正是同一个天体。实际上，它们是一颗行星——金星，只不过我们在一天当中的不同时间看到它，因此就起了不同的名字。这意味着，我们刚刚思考的那个类笛卡尔论证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最明显的问题在于，我们发现自己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昏星和晨星不是两个天体，而应该是同一个天体。这表明支持这一结论的论证（它们是两个天体）也

是错误的：论证过程中，我们在一些步骤中一定出现了推导错误。

真正关键的是，如果类笛卡尔论证的确出现了推导错误（因为它确实导致了错误结论的产生），那我们就有理由怀疑笛卡尔关于二元论的论证也存在疏漏和错误。就笛卡尔原始的论证和我们阐述的关于天文学的类似论证而言，两者在结构上具有平行性（两者看起来非常类似，因此一个不成立另一个也应该不成立）。所以，当昏星 / 晨星的论证出现问题时（而且我们已经知道它确实存在问题），笛卡尔关于心灵 / 肉体的论证就可能也存在问题。

我个人同意这样的结论，我认为笛卡尔的纯哲学论证并不能说服人。同时，我也认为昏星和晨星的反例告诉我们，笛卡尔关于二元论的论证是不成立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不过，我之前说过，有些哲学家不同意我的观点。部分哲学家认为，虽然我们提出的论证与笛卡尔的论证看起来具有结构上的平行性，不过事实上两者也许并不具有这样的关系。两者之间也许存在细微但是重要的区别，如果我们没仔细对比两种论证，就会忽略这点从而导致错误的结论。

哲学界之所以持续不断地争论笛卡尔论证是否成立，原因之一就是，要想确定究竟该论证方式哪里有问题是一件出奇困难的事。毕竟，证明笛卡尔的论证一定存在某种缺陷是一回事，确确实实地找到究竟是哪里有缺陷就是另一回事了。即使是那些拒绝接受笛卡尔论证的哲学家，他们也只是在“笛卡尔在某个地方错了”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而在“究竟错在哪里”这个问题上纷争不断。

实际上，即使在晨星 / 昏星的论证过程中，我们也无法轻易地找到论证的漏洞究竟在哪里。我们都知道论证中一定有问题（因为结论有错误），但是除此之外，却不能在论证究竟哪一步骤有瑕疵上形成共识。 **（待续）**

在时间的断面上追寻

文 / 黑蓝

《暗店街》
作者：（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著，王文融译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 年 10 月 1 日
定价：25 元

“我飘飘无所似，不过幽幽一身影。那天晚上，我在一家咖啡馆露天座位上，等待雨停。滂沱大雨，从我跟于特分手时就来势汹汹。”

这是小说《暗店街》赋予读者的一种幽暗且忧伤的基调。一旦沉浸到这种克制且隐忍的叙述里，我身边的夜晚顿时变得水气葱茏，飘忽不定。

“我是谁？”主人公在夜晚的街头、在亮着灯光的窗口、在一间旅馆的房间里，在不同的地点，不断追问自己。一个丧失记忆的人，一个不知道自己姓名和身份的人，他想要回去的地方，是记忆之门，是自我所在的地方，是逆着时间之河溯流而上，追寻那些被浪淘沙埋的脚印。那个业已消失的自我，磐石般矗立在时间的那端，那里是真相所在、意义所在，而在时间的这端，我不过是暗夜里一个游走的影子，四处寻找，反复印证，只为与往昔合二为一的相聚，然后告诉自己：我，确实存在过。

“我，确实存在过吗？”主人公辗转无数，通过两名侍者、一名退役老兵、一位钢琴家、弗雷迪的堂兄等人，他找到弗雷迪家的房子，他觉得自己应该叫弗雷迪，在很久以前自己就生活在眼前这个被查封的古堡里，故地重游，心绪纷纭，但当他把照片掏出来时，看门老人却告诉他，他并不是弗雷迪，而是照片上弗雷迪身边的一个年轻人，对这个年轻人老人仅仅知道他是弗雷迪的好友，一位南美国家的使馆人员。

“我并不是我以为的那个人，是我的人，我却一无所知。”

他小心翼翼边追寻着，边印证着自己的身份，偶尔把别人误当做自己，直到最后，主人公被赛马骑师认出来，告诉他以及自己的朋友弗雷迪的许多往事，才慢慢回忆起了过去的一些片断，原来他和女友一起偷越瑞士国境线，被骗、遇害，失去记忆。他去寻找好友弗雷迪，但在主人公到来之前，好友弗雷迪却船翻人亡，最后一点线索也被彻底割断，最终他也不能确定自己是两个彼得罗中的哪一个。只有暗店街 2 号，自己居所的地址，牵引着主人公继续找下去的勇气。

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但却读得人身不由己沦陷其中，全书由 47 个片断组成，时间跨度 20 年。每一个片断，都由主人公的亲身经历、调查报告、线索分析、回忆和联想等组成，这些事件和片断，均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断面上，如巴黎街区、奥斯省的瓦尔布勒斯、贝当伪政府所在地维希、离瑞士不远的小镇默热菲、智利城市瓦尔帕皮岛……不同的时间与不同的地点交汇，流动的人群、流动的时间，流动的记忆，这些碎石子一样的片断被主人公任意拾取、拼贴、组合、串联。而记忆的大树上，每一个枝丫，都阡陌纵横，枝繁叶茂，细微之处，毫发毕现。

作者写主人公穿过一条街道，内心居然莫名地不安。而在寻找的过程中，一间普通旅馆的有窗帘的房间，主人公不由自主赶紧去拉上

布帘，担心被外面的什么人窥见。直到主人公最后发现自己的身份，才知道过去的自己常走这条路，所以才会这么不由自主踏上同一条道路，而那些莫名不安，则是因为作为一个被占领国的公民，在异国他乡的那种恐惧不安。莫迪亚诺再现 20 世纪 40 年代法国作为占领区的恐怖，不着一字，却通过主人公的内心感受，通过主人公寻找到的那些流亡者身上至今噩梦缠身的种种印痕揭示出来。而当失去的记忆被找回，那些隐而未现的东西得以昭示，往昔的面孔和情感顿时鲜活生动，从时间的那端，走过来，记忆的图片妙趣横生散落满地。

人人都在书写一本叫“寻我记”的书，这本自我之书、记忆之书、沙之书踪影飘忽。如同莫迪亚诺小说结尾时那个名叫盖伊·奥尔洛夫的小女孩，在薄暮时分随母亲从海边归来时无缘无故地伤心——她还想在海边多玩一会，路已经拐了弯。人的一生，不是跟孩子的这种伤心一样迅速在暝色中消失吗？

小说戛然而止，让人来不及想起人生还有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

虽然真相总是在告诫我们，我们回不去了。那些我们的至亲、我们的所爱，我们的笔记本、一支笔、一枚硬币，曾经的房子、家具、一块饰物，我们曾经拥抱过的人、我们的嘴唇和手掌里的温度，一切的一切，终将香消玉殒。但我们的主人公却没有停歇，他还有下一个目的地：罗马暗店街 2 号。相信只要一息尚存，他一定要去寻找，无论结局如何，无论意义如何。

内容简介：

《暗店街》讲述一个患失忆症的男子寻找自己真实身份的过程。从大框架上来说，这是一部侦探小说。只是这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侦探小说，主角寻找真实身份只是小说的叙事凭借与表象意涵，在背后，透过这个寻觅的过程，呈现出来的其实是生命意义的短暂与渺小。

编辑推荐：

本书作者是 2014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莫迪亚诺，他的写作可视为“一场时间侵蚀记忆的战斗”，“一种对失忆、沉默和死亡的抗争”。透过对于往昔的精致细腻的摹写形塑，让读者重有机会轻触过往记忆的余烬微温。正如《暗店街》中所写：“重要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

《百年孤独》
作者：（哥伦比亚）马尔克斯
翻译：范晔
出版：南海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6 月 1 日
定价：40 元

《百年孤独》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描写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传奇故事，以及加勒比海沿岸小镇马孔多的百年兴衰，反映了拉丁美洲一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历史。作品融入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宗教典故等神秘因素，巧妙地糅合了现实与虚幻，展现出一个瑰丽的想象世界，成为 20 世界最重要的经典文学巨著之一。1982 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世界级文学大师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乃是凭借《百年孤独》的巨大影响。

编辑推荐：

哥伦比亚著名作家、1982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 4 月 18 日凌晨在墨西哥城去世。他曾经在与读者告别的信中写道：“对于大人，我会向他们证明，那种认为因衰老而失去爱的想法是多么错误，我们是因为失去爱而衰老而不是与之相反；对于孩子，我会给他们插上翅膀而让他们自己学会飞翔；对于老人，我会教给他们死亡的来临不是因为衰老，而是因为遗忘。”

《此生》
作者：蒋勋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 年 1 月 1 日
定价：42 元

2010 年底，蒋勋因急性心肌梗塞被送入急诊室做心导管手术，此后又进行长达半年的复健。死里逃生之后，他讲述并录制佛经故事免费赠送，与人结缘，用另一种眼神看人间。本书是蒋勋从病魔威胁下的死亡关口回来、首次呈现与“生死”息息相关的人生感悟，寻找此生与自己最美丽的相遇，是一部生命之书。

精彩评论：

看到自己的肉身吊挂着许多点滴，贴着胶布，各种仪表记录器“哔哔”地声音响着。我知道，肉身的功课，或许没有做完，也没有做好。 ——蒋勋

因为爱，我们才有痛；用蒋老师的话：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我们正在上一堂生与死的课程。 ——许悔之

《你因灵魂被爱》
作者：阎红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 年 10 月 1 日
定价：36 元

胡兰成、桑弧与赖雅，谁是张爱玲一生挚爱？ 阎红以史料结合张爱玲小说、信件，将张爱玲与母亲、父亲、姑姑、弟弟的纠结亲情，与炎樱、苏青、傅雷、柯灵、夏志清、宋淇、邝文美、庄信正等人的复杂友情，与亦舒、三毛、水晶等粉丝的往来渊源，特别是与桑弧、胡兰成、赖雅、佛朗士几段感情的来龙去脉一一道来。

编辑推荐：

寻找张爱玲的路上，迎面遇到你自己。张爱玲一直以防卫过度的姿势出现，稍有不适就壁垒森严。人们只道张爱玲姿态孤傲，阎红却认为，“她对这尘世的情意太珍重，试图用距离延长保鲜期。”我们体味到了张爱玲作为一个女人本身复杂斑驳的情感——自幼父母离异，渴求母亲的肯定而不可得，对父亲的依恋又叛逆，与弟弟从亲昵到疏离……她像我们许多人一样渴望被爱，于不胜孤寒处，仍怀着温柔一念。

《谢谢你曾来过我的世界》
作者：仲尼
出版： 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 年 10 月 1 日
定价：36 元

37 个人的世界，20 个来自心底的故事，108 段令你怦然心动的情感旅程……他们在偶然相逢，启幕温暖的记忆；他们都是追梦人，有执着不弃的炽热，有一心不变的坚定，有辗转反侧的痴心；他们又蓦然失去，留下哀伤的回想；他们都是失魂者，有爱恨难舍的痛心，有念而不得的悲切，有因爱生恨的绝望……

随着仲尼真诚而有趣的笔触，故事一一展开，如同一面面镜子，真切地照见了各自不同而又如此相似的你我。

编辑推荐：

每一个离别，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相见，每一个安然离去的背影，都可能是你我故事里最后的画面，只是那时我们都没发现……这是微博人气作者仲尼至今的遇见，是他生命中那些留下足迹的身影。他们的故事微小却独特，悲欢离合间，如暗夜的一束光照亮了你我的曾经。

萧红：一个漂泊的灵魂

文 / 贾冬婷

《黄金时代》以民国时代为大背景，以民国传奇女作家萧红的人生以及爱情经历为引子，塑造当年一群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还原了一个充满自由理想、海阔天空的时代。萧红，一个特立独行的女子，一路流亡，从北方到南方，从哈尔滨到香港，一边躲避战乱，一边经历着令人唏嘘又痛彻心扉的爱情与人生。对生的坚强、对死的挣扎在她笔下穿透纸背，她的人生亦是如此。

1936 年 11 月 19 日，萧红在给萧军的信里写：“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

那个时候，萧红身在日本，正试图用出走来逃离与萧军的情感困局，同时也想给自己找一个安静的写作空间。隔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狂风骤雨般的爱情和烽火漫天的故国都蒙上了一层怀想的轻雾，而漂泊了那么久，她奉为宗教的写作在导师鲁迅的提携下日益自由，终于可以停下来感叹一句：“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

仅仅是在笼子里的平安，她也是又爱又怕的。写信的一个月前，鲁迅逝世了，震惊和悲恸过后，萧红好像隐隐找到了一种悲痛化出来的力量，这是她微小的坚强。事实上，这平安确实是短暂的，不久后，萧红就不得不提前回国，踏上了更加颠沛流离的悲剧之路。如今去回望萧红对“黄金时代”的感叹，实在是饱含凄凉的。

萧红在本质上是个善于描写私人经验的自传体式作家，文学与人生，是萧红的两条交叉线。这两重世界曾经合二为一，但最终渐行渐远、无法弥合：她在文学中找到了个人价值和心灵自由，像“大鹏金翅鸟一样飞翔”，而在人生际遇上则颠沛流离，终于“跌入奴隶的死所”。在她身后，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有着女性和穷人双重视角的女作家，萧红是游离于主流文学而被长期忽略的。而作为一个女人，她与不同男人之间漂泊的感情经历为人长久窥视。如香港作家卢玮銮（小思）所说：“她在那个时代，烽火漫天，居无定处，爱国爱人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她又是爱得极切的人，正因如此，她受伤也愈深。命中注定，她

爱上的男人，都最懂伤她。我常常想，论文写不出萧红，还是写个爱情小说来得贴切。”

将近百年过后，萧红为什么这么红？除了她小说般爱情的戏剧性，还不可忽视她身处的大时代背景，曾造就了一个群体性文学上的“黄金时代”，而萧红作为其中一个女性个体，置身其中不同寻常的道路选择又构成一重戏剧张力。

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将萧红写作的时代与弗吉尼亚·伍尔夫分析的英国 18 世纪之前相比较。“关于妇女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微。英国的历史是男性的历史，不是女性的历史。”她认为，“非凡的妇女之产生有赖于普通的妇女。只有当我们知道了一般妇女的平均生活条件——她子女的数目、是否有自己的钱财、是否有自己的房间、是否帮助赡养家庭、是否雇用仆人、是否承担部分家务劳动——只有当我们能够估计普通妇女可能有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经验时，我们才能说明，那非凡的妇女，以一位作家而论，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伍尔夫的推理是，只有在法律、风俗、习惯诸方面都发生无数变化的时代，才有妇女写的小说出现。“在 15 世纪，当一位妇女违抗父母之命，拒绝嫁给他们为她选定的配偶时，她很可能会挨打，并且在房间里被拖来拖去，那种精神上的气氛，是不利于艺术品的创作的。”以伍尔夫的分析来看萧红，她是一个创作的奇迹。在短短的 30 年间，萧红走过了英国妇女 300 年里的道路。

萧红的一生都在漂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如果从她 1933 年逃婚出走故乡呼兰算起，到她 1942 年客死香港为止，短短 8 年间，她的轨迹遍布各地：呼兰、哈尔滨、北平、青岛、上海、以及日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而且，几乎每一个地方，她都经历了多次搬家。我们试图沿着这条轨迹，身临其境去重现萧红的人生，去体察一个女人在那个时代的情感和命运。当然，这条路线不可能在短短两周内走完，我们只能选取其中几个关键节点，从北向南，从呼兰，到哈尔滨，再赴上海，最后去香港。寻访发现，将近一个世纪过去，和萧红有过交集甚至同时代的人都很难找到了，大部分地理遗迹也都面目全非了。纵然如此，我们辗转走访下来，不禁感佩萧红在短短 8 年的颠沛流离中的高产，她留下 100 多万字的作品，其中包括两部诗性悲剧《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一部讽刺喜剧《马伯乐》，这在和平年代尚且不易，何况是战乱年代了。

萧红出生于辛亥革命爆发的 1911 年，死于抗战烽火中的 1942 年，正值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放在大时代背景下去观察萧红，她在当时的女性群体，甚至是女作家群体中也是触目的。在“五四”后的一代作家中，萧红因袭的负担最小，也因此形成极具个人特色的自由风格。如果说一开始的娜拉式的逃婚离家还是被动的，后来离开萧军、选择端木并与之南下香港，更是在爱情和民族双重危机下的主动选择。在当时主流文化阵营纷纷奔赴延安的时代洪流中，萧红公开提出“作家不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她选择了自由写作，家国想象中的“左翼女作家”标签因此对她并不适宜。萧红研究开创者、汉学家葛浩文评价：“萧红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并不是一种理想化的、充满爱国热情的浪漫的战争图景，而是它对日常生活中真实的人们身上产生的孤独的、极端的个人化的影响。”

萧红曾对好友聂绀弩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要掉下来。”现实中，她的确为这份情感和生活方式的再选择，在兵荒马乱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至今仍备受争议，这怎么是黄金时代呢？许鞍华在电影《黄金时代》里借萧红之口回答：“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这样来看，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黄金时代。

（本文原载《三联生活周刊》）

让你的生命超越凡俗

——《死亡诗社》经典台词

文 / 秋之萤

《死亡诗社》曾获第 62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剧本奖，讲述的是一个有思想的老师和一群希望突破的学生之间的故事 。新文学老师基廷在教学的第一堂课，并没有在教室里上课，而是领同学们看校史楼内的照片，让他们去聆听死者的声音，并去领悟生命的真谛。他的学生们甚至于反抗学校的禁令，重新成立基廷曾于该校学生时代参与过的秘密小组——死亡诗社，在校外很远的山洞中探讨诗歌、人生……

让你的生命超越凡俗

《船长，我的船长》Oh, captain, my captain!

丁尼生：《劝少年们珍惜时光》及时采撷你的花蕾 / 旧时光一去不回 / 今天尚在微笑的花朵 / 明天变得风中枯萎。

因为信不信由你，这个房间里的每个人，总有一天都要停止呼吸，僵冷，死亡。我要你们向前到这儿来，细细玩味过去的面孔，你们经过这儿无数次，但从未真正看过他们，和你的差异并不大，对吧？同样的发型，和你们一样精力旺盛，和你们一样不可一世，世界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他们认为注定要成就大

事，和大多数的你们一样，他们的双眼充满了希望，和你们一样。他们是否虚度时光，到最后一无所成？因为各位所见到的……这些男孩现在都已化为尘土了，如果你们仔细倾听，便能听见他们在低声耳语，附耳过去，仔细听，听见了？ CARPE……听见了吗？ CARPE…… CARPE DIEM 及时行乐，孩子们，让你的生命超越凡俗。

诗歌、美丽、浪漫、爱情，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

惟有在梦中，人们才是真正自由的。

学会自己思考，学会欣赏文学和语言。不管别人怎么说，文学和语言的确能改变世界。

我们读诗、写诗并不是因为它们好玩，而是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分子，而人类是充满激情的。没错，医学、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崇高的追求，足以支撑人的一生。但诗歌、美丽、浪漫、爱情，这些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

我们是一群浪漫主义者。我们不仅仅是念诗，诗从我们舌间滑落，就像蜜糖。情绪高涨，灵魂驰骋。

我在她微笑中看到了甜蜜 / 她的眼睛闪烁着光芒 / 但生活如此复杂 / 我已满意 / 只要知道 / 只要知道 / 她还活着。

梭罗：我步入丛林 / 因为我希望生活得有意义 / 我希望活得深刻 / 吸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 / 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 / 以免当我生命终结 / 发现自己从没有活过。

丁尼生：来吧，我的朋友 / 寻找更新世界尚为时不晚 / 我决心已定，要驶过夕阳尽头 / 尽管我们不再有昔日的伟力，可以震天撼地 / 我们仍有着，同样的英雄的心 / 时间和命运，使它衰老 / 但坚强意志仍在 / 让我们去奋斗，去探索，去发现 / 永不屈服。

然后我有了信仰 / 然后我有了想象 / 我被他们沉迷的嘲笑所感染 / 然后我看见刚果河 / 在黑土地上流过 / 在森林中划下一道金色的沟壑。

寻找自己的声音

语言的目的只有一个：交流和追求。

站上讲台，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事物。

一旦觉得自己懂得，就必须换一种角度来看。这可能显得有些荒唐，或者愚蠢，但必须试一下。同样读书的时候，不要只想作者怎么看，想想你自己怎么看。

你们必须努力寻找自己的声音，因为你越迟开始寻找，找到的可能性就越小。

梭罗说“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别陷入这种境地，冲出来。别像老鼠逃跑似的，看看你的周围，要敢于开拓自己的天地。

做一个真正的上帝

对我来说，运动只是一种让其他人把我们推向极致的机会。

与逆境不屈抗争，以无畏的气势面对敌人。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所有的港口。

我要做生活的主宰，而不是奴隶。

走上绞刑台，面对行刑的枪口，我息安之如泰。

舞蹈、鼓掌、兴奋、欢叫、跳跃、飘飘荡荡、滚滚向前 。

哦，让生活从此变成一首欢乐的诗。

做一个真正的上帝！

找到自己的路

坚持与从俗不同的信仰的困难。

我们都有一种被人接受的需要。但是你必须坚持自己的信仰是独特的是你自己的，哪怕别人认为它们很怪，或者很讨厌，哪怕一群人都说，那太差。

罗伯特·弗洛斯特：希望你们也找到自己的路，找到自己的步伐、步调，任何方向，任何东西都行，不管是自负也好，愚蠢也好，什么都行。

你们用不着表演，完全为你自己。

要敢于逆流而上。

（本文摘自豆瓣电影）

墓园与阳光

文 / 张宗子

中国人的墓地，不管多么华丽，都是在强调生死之隔，气氛是阴森的。小时候在乡下，别说夜晚了，就是阳光亮丽的大白天，也不敢在坟墓丛中玩耍。或者因此之故，坟头周边的草木多较别处更茂盛，肥美的野果也没人敢摘。

西方人的墓地要随和得多，一应装饰皆如花园，很有淡化阴阳两重世界的意思。墓地附近的住户，也许会把墓园当做散步之处。面对坟墓而居，心中没有阴影。二十年来，我虽然换过几次工作，上下班的途中，总要经过大片墓地，久而久之，也看习惯了。

早年在报社上夜班。报社在唐人街，我住皇后区。从皇后区开车过去，走高速公路，上桥不久，就看见夕照下一片林立的墓碑，背靠东河的逝水，金光灿烂，河对岸是曼哈顿整齐的楼群。越过新泽西斜抹过来的阳光，留给我能看到的墓碑正面浓重的暗影，但厚厚一层余晖铺在碑顶，愈加光彩夺目。这情景印在脑子里，多年难忘。

死亡对我还太远，我能以游戏的态度看待，就像更早的年代，以更轻佻的态度看待古人严肃地吟咏他们的脱发和落齿。三十多岁的杜甫在诗里自称老夫，让人忍不住发笑。后来想想，他只活了五十八岁。开始自称老夫那年，死亡离他不过二十年的光景。他的预感真真切切，没有夸张。

每当一个熟悉的人离去，每当听到远近的朋友传来伤逝的消息，我时常会想起詹姆斯·乔伊斯小说《死者》的结尾，爱尔兰静静地下雪那一段。书在手边，会拿起来读一读。我还把这段文字抄送给别人，希望能够抚慰他们失去亲人的痛苦。

偶尔也会想起潘岳的《哀永逝文》，但那是不宜多读的文字。

生物物种的遗传基因里，很多设定是为了保证种族延续，对于个体的消亡，并不十分在乎，就像人为的集体主义和鼓励自我牺牲一样。但没有考虑到的情形是，人有一天会进化到有感情、有思想，而感情和思想常常与理智作对，支配了人类的行为。如果预作安排，哀伤就不会那么强烈，那么具有伤害性了吧，宗教可能也会有不同的发展方向。

《死者》写了老小姐莫坎姐妹家的一场晚会。主人公加布里埃尔是莫坎姐妹的侄儿，一个快乐的年轻人。他携妻子格丽塔与会，因晚会上的一首歌唤起妻子的回忆，他也因此得知了妻子年轻时的一段往事：一个爱她的十七岁男孩迈克尔·富里，在她离家赴修道院的前夜，为了再见她一面，拖着病体，来到她家花园，守候在雨中，结果病重不治。

小说里，宴会之后，加布里埃尔回到旅馆，躺在妻子身边，想起妻子路上讲的迈克尔·富里之死，忽然觉得伤感。他的伤感不是因为觉得生命脆弱，而是因为柔情。他因为想象中的妻子的哀伤而油然生起深深的爱意，同时觉得，多年以来一直隐忍在痛苦中的妻子，因为痛苦和隐忍突然变得那么美丽，而她的美和哀伤，多年来他一直忽视了。他爱她，没错，始终对她满怀激情。但他的爱又有多深呢？他爱她的美貌，爱她性子温柔，爱她的贤惠，却不曾花一点功夫深入到她的内心世界，分享她全部的生活经验：她的成长，她曾经的期望和痛苦，她的一声“累了”之后的一切一切。不错，她确实是他那位为了赴宴“需要打扮三个小时”，被他像孩子一样呵护的太太，但她不止如此，不止是一个漂亮的洋娃娃，她的情感世界同样辽阔深邃。

美国导演约翰·休斯敦根据《死者》拍了同名电影，效果并不理想。乔伊斯的小说是高度精神性的。《都柏林人》里的十五篇故事全都如此。故事情节是外在的，一个比拟，一个象征罢了。电影结尾再现的迷茫雪景，还不如前几年的一部恐怖片《静山》（Silent Hill）。我看那部电影里雪中无人的深山小镇，想到的正是乔伊斯的文字。那时我忽然注意到，躺在床上的加布里埃尔，紧接着那一句“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之后，所有的描写，视角都是自空中俯瞰的，就像《静山》中的很多镜头。实际上，加布里埃尔的视角不可能那样。那不是加布里埃尔之肉身的视角，而是他心灵的视角。他是和作者一起，也和我们以及未来更多的读者一起，从一个现实中不可能的高度，观望着人类生生死死的世界。

休斯敦选了自己的女儿作电影女主角，须知安吉丽卡·休斯敦是不适合这种角色的。她的面相怪异，身材又极高瘦。乔伊斯在小说里对加布里埃尔太太格丽塔有过迷人的描写，不是写她的姿容，而是写她的感伤之美。宴会结束，即将离去，加布里埃尔在过道的暗处看见楼梯上的格丽塔。

“他静静地站在过道的暗处，试图听清那声音所唱的是什么歌，同时盯着他的妻子望。她的姿态中有着优雅和神秘，好像她就是一个什么东西的象征似的。他问自己，一个女人站在楼梯上的阴影里，倾听着远处的音乐，是一种什么象征。如果他是个画家，他就要把这个姿势画出来。她的蓝色毡帽可以在幽暗的背景上衬托出她青铜色的头发，她裙子上的深色拼花衬托出那些浅色的来。他要把这幅画叫做《远处的音乐》。”

《死者》中的雪当然是关于死亡的，这从故事一开始就反复提到。先是兼任女仆的看楼人的女儿莉莉问刚进门的加布里埃尔：“又下雪了吗，康罗伊先生？”然后凯特姨妈说：由于雪大，格丽塔告诉她，他们今晚上不打算坐出租马车回蒙克斯顿了。在宴会中间，关于室外的雪和寒冷的句子不时冒出来，但它隐藏在宴会的欢乐气氛中，令人难以觉察。直到宴会将散，歌曲《奥格里姆的姑娘》出现，死亡的主题才昂然浮出。格丽塔已经情不自禁，加布里埃尔还茫然未觉。然后康罗伊夫妇走出室内，仿佛摆脱了一个幻境，走进寒风和泥泞的雪地。乔伊斯特地提到，马车经过奥康内尔桥时，他们看到那尊覆盖着一层雪，像个“白色的人”的雕像，那是死于 1847 年的爱尔兰政治家丹尼尔·奥康内尔的雕像。这意味着，他们终于回到了真正由时间支配的世界。一个很小的细节是，他们进入旅馆房间，吩咐服务人员不要开灯，借着窗外透进的“一道长长的苍白的街灯光”解衣就寝。

为什么不要开灯？对比小说绝大部分篇幅的欢笑嬉闹的宴会场面，旅馆的两人世界是幽静的。正是在幽暗中，加布里埃尔得以沉浸在安睡中的格丽塔的心灵之中。

纪念，是一种唤醒

文 / 李贵平

33 年前，林徽因的侄女、华裔建筑师林璎设计了著名的美国越战纪念碑，这尊纪念碑上没有一个字的介绍和评价，但林璎力求用她的作品演绎设计动因——“（生者和逝者）在阳光普照的世界和黑暗寂静的世界之间（再次会面）”，让美国人永远记住这场“无聊战争”的残酷，更要让每一位前来观瞻的人不忘过去、珍爱和平。

今年 9 月 3 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 周年纪念日，而 9 月 30 日，是我国刚刚确立的首个烈士纪念日，它标志着以国家的名义缅怀英烈，用烈士的精神启迪公民，无疑具有厚重的意义。

八年抗战中，出川抗战的 340 万川军，有 64 万人伤亡，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高居全国之首。川军抗战的历史大书上，有川军将士“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一日不还乡”的誓言，有着单衣、草鞋在雪地里疾行的困窘，有后方家属“你不当兵不嫁你，留你一世打单身”的果敢，有乐山峨眉山民众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完好呵护上万箱故宫国宝的胆魄……可以说，缺少川人的抗战史，就不是一部完整的抗战史。

岁月无情，逝者如斯，但时间永远抹不掉川渝民众的记忆。这段时间，在天府之国的许多地方，人们怀着敬仰的心情去瞻仰烈士陵园，去档案馆缅怀先烈功绩。每一个深深的鞠躬，每一次鼠标上的祭奠，其实都在进行情感和价值的双重回归。

诚然，今天没有枪林弹雨，但川军先烈们提出的人生课题并未远去，并且以新的面貌拷问今天的人们：身处复杂的社会情境，如何处理个体与国家、个人与社会、自我和他人的关系？面对物质潮流的激荡，怎样走出名与利、得与失、大与小的纠结？忠诚爱国、大公无私、舍己为人，这是川军先烈们用生命作出的回答。

放眼看去，我们也不无痛心疾首地看到，在一些地方，烈士陵园荒废败落，烈士的英名和事迹湮没无闻。有的人甚至打着“痛杀日寇”的幌子，对包括川军将士在内的抗战英烈进行恶搞嘲讽，有的年轻人甚至把“九一八”理解为“就要发”……于是乎在有些人眼里，浴血抗战成了和风细雨的搔痒，而一心为公救国图存则成了“傻”的代名词。

对历史的反转、归零、遗忘是可怕的。一位川军烈士的后代感言，设立“烈士纪念日”如同建立一座无形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将成为我们民族血脉相传的一个载体。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无论是抗战胜利纪念日还是“烈士纪念日”，都是一种唤醒，更是一种建构。让我们树起心中的“英雄纪念碑”，凝聚天府儿女追慕先贤、崇德向善的正能量，开创新的未来。

（本文摘自《华西都市报》）

福寿园
FU SHOU YUAN

逝若秋叶 静美如初